



蕉風月刊 294 期

一九七七年八月號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4期 ● 一九七七年八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o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7. Tal:32375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88033

Ip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電影

南葛瓦·邁克·65

■馬來文學作品譯介

女子與影子·李錦萊·何榮良合譯·67

■風向

民族音樂靈魂·陳徽崇·83

■史料

台灣現代詩集總目(六)·吳戈編·84

■其他

「黃皮膚的月亮」後記·溫任平·72

納卜瓦詞夫：一八九九——一九七七·瓊瑜譯·77

■風訊·編輯室·94

蕉風月刊

二九四期

目錄

■封面畫·戀愛中·胡德馨版畫

■小說

透明的白·寧舟·4

小鎮·溫瑞安·12

熱夜·葉離·21

■專欄

運氣(閱思錄)·黃潤岳·32

天劫(學與思)·鄭百年·38

輕描集·邁克·46

聽我楚狂聲(輕訴集)·何榮良·49

■詩

蒙古·溫瑞安·52

成長曲·廖雁平·55

依憑·黃昏星·56

嚮往黃昏·郁藍山·58

激流·殷乘風·80

■散文

圓圈圈·周清嘯·60

淒傲山水·林山樓·63

透明的白

這感覺不是忽然而來，是累積而成。

這蒼白的感覺，不是純然的白，是看不見的，是透明的白。
她生活在白色的空間。

公司從橋北路搬進華廈。牆刷了白色。辦公桌。轉椅。電話。門，都盡量的白。剛搬進來時，她還覺得清新。不久覺得如置身醫院。後來覺得好像坐在門診部，等候治療絕症。

不知甚麼時候，車站對面開了間花店。每天路過車站，她順手買一束紅玫瑰，插在銀色的錫瓶裏。紅玫瑰雖俗，到底使白色的辦公室嗅到一點生的氣息。蒼然的感覺暫時告退。

主任推開玻璃門進來。她先看看他那條紅白相間的領帶。這領帶的顏色跟她的白牆紅玫瑰一樣。紅與白放在一起，原來這麼調和。

「妳幾時愛上花了？」主任指一指桌上的玫瑰。

「我愛的不是玫瑰，是水仙。」

「那妳爲甚麼擺着玫瑰？」

「這地方像病房，需要一點紅色。」

「這地方像病房？我倒不覺得。乾淨，明亮，是辦公的好地方。」

你沒有那種感覺，你當然不覺得。那感覺近來像螞蟻爬進血管，要不是發現了玫瑰，那感覺真使她受不了。

「來，談正經的。上個月的會議記錄妳準備好了沒有？」

「已印好發出去了。」

「徵聘的事呢？」

「不是說等你擬個廣告登報嗎？」

「甚麼？妳還沒擬好廣告？」

「你沒吩咐我。」

「妳應該提醒我。」

「你沒吩咐我提醒你。」

「妳沒提醒我，我怎麼吩咐妳？」

火藥味好重，她不得不閉一閉嘴巴。

「妳是行政助理，難道妳不知道甚麼是行政助理？」

行政助理是協助你主任處理行政。她在心裏默念着，也不知道這是第幾遍了。

「馬上擬個稿，讓我過目。三點以前叫人送去報館。我沒興趣讀信看照，叫他們有意的親自上門來。下個星期的例常會議我一定要報告給董事，說已請到人了。妳明白嗎？」

主任推開玻璃門。她照舊坐着，望着門，紅白斜條的領帶映在玻璃上，當主任跨出門，門一合，紅白條子的領帶從玻璃上消失。

本公司急聘男性統計員一位，高中以上程度，年齡不拘，凡對統計工作有興趣，或有經驗，已完成國民服役者，將受優先考慮，有意者請親臨本公司面洽。

擬這種廣告有何困難？一分鐘的時間，三言兩語，甚麼都交待清楚。身為主任連這種廣告也不會寫，還推三推四，大聲苛責。

她把稿送上去。主任吃驚地望着她。你還沒坐定，我已把稿擬好。假若今天你不掛這條

領帶，我一定給點顏色你看。這紅白色跟我辦公室的清調一樣，如果我生你的氣，等於破壞我的情調。一旦情調被破壞，情緒一定出亂子，那感覺馬上會偷偷地騷擾我的安寧。

『很好。我派人將這送去報館。明天一早亦來會議室，幫我安排面試和記錄的事。』

走回辦公室，她坐下。每回靠着椅背，望着玻璃門外的一排桌椅。人事部的職員在走動。除了動作，聽不到他們談甚麼，笑甚麼。她坐在裏面，隔着一層玻璃，彷彿在看無聲電影。從他們的口形，動作，她知道他們在談甚麼。A向B誇耀他追女孩子的本領。B告訴C他又買了一輛新車。X驕傲地形容她與外子如何恩愛。Y對Z說她的先生買了一件五十塊錢的上衣給她。A與B與C；X跟Y跟Z，他們的談話內容總繞着同一個圈子。笑聲如擠奶般擠出來，得意跟着也從臉上凸出來。

她對那圈子不感興趣，所以不易與人融合。如果人能不誇耀自己，不掩飾自己，她相信人類還是有前途的。

她對人是冷靜的，對自己是靜止的，結果逼得她要買紅的玫瑰來調劑自己。

對於她的生活，她不曉得到底是處在甚麼狀態。多數的日子是在真空狀態。有時嘗那蟻爬進血管的感覺干擾她，又似處於游離狀態。籠統地，她是在虛空與平淡中。

以七年的時間，由一名書記成爲行政助理，工作性質大同小異，不同的是換個稱呼，心理也好過些，否則兩千五百五十六天，天天挑着書記的名字，聽膩了。怎麼？還是書記？也該換個公司了吧？朋友的眼光不像鼓勵，像諷刺。因此每日午餐後，她一定翻開分類廣告，埋頭往徵聘欄裏頭搜。好幾回主任進來，她沒發覺。不久人事部公佈她升爲行政助理。既然如此，早該在主任面前翻分類廣告。

工作沒變，面孔却不同了。她面對最少兩項轉變。外邊職員的時間是「電腦時間」：八點正來，一點正午餐；兩點正回來，五點正離開，分秒不差。她不算高級職員，也是中級人才。她不可遲到，只能遲退。每天總覺得比他們忙。明明五點了，真的沒事，也東拖西延一陣，等他們全走光了，她才離開。

第二項轉變是不能跟他們太接近。凡事公辦，無所謂感情好壞，放寬尺度。無形中跟她說話的對象減少了，甚至沒有一個。他們不再邀她一同下去吃午飯。一個人乘電梯滑下華廈

，吃一盤八毛錢的麵，她寧可一個人對着四面牆，享受冷氣，看報啃三文治。牆對她是一種精神威脅。在老巴剎內，一張圓石桌子，四張釘緊的矮橙。叫一碗麵來，一個人坐着吃，必在偶然中被三個陌生者包圍。假如這三人是一伙的，他們一邊吃一邊談一邊笑，她無法接受三面整歌的局面。遇上此情形，那頓午飯便吃得痛快。

日子算是平靜得單調。買紅玫瑰成了她生活的一部份。唯有玫瑰尙能填補她的空虛。下班後，更貧乏了。

一張張木製的臉譜，自四面的大廈落下來，人潮朝往一個方向，使街上變成密密麻麻的。她是密密麻麻中之一粒小麻。有一回，下了班，她奔上華廈頂層，往下一望，從此她承認自己的渺小，的確微不足道。

她的步伐隨着前方的人而變更。他快，她也快；他慢，她不能不慢。他跑過班馬綫，她也跟着跑。回家的心情推動每一個人往歸途的車站去。

她沒有家，只有一間房子。一間房子算不算家？別人回家，她回房子。

八年前，她失過業，坐在家裏讀書寫字了六個月。家裏的人對她不耐煩起來。她甚麼都去幹吧，臨時的，暫時的。他們的甚麼都幹嗎？舞女？妓女？歌女？她問自己。她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在失業時最需要的是同情，連家裏的人都不能寬容和體諒。家裏的人要她找臨時工作，避一避隣人的眼光，而她要的是一份永久的職業。她已疲於奔跑，叫她不倒翁似的去找臨時工作，今天打東家，東家說：一個星期妳不肯幹？一星期後，敲西家的門，西家說明只能用她一個月。東倒西靠的，她不願勉強自己做不倒的不倒翁。當家裏出現不滿的臉孔時，她正好靠自己得了一份職業，同時默默地搬離家門。雖說沉默並不表示愚蠢。有人相信凡屬豬的都笨，她正屬豬，又保持沉默，一離家，更使人肯定她的愚蠢。

現在人與人之間只存留表面關係。家裏的人如此，朋友也一樣。她會找過一位朋友。

『甚麼？妳失業了？爲甚麼妳不早說，我剛剛介紹一位朋友進去。妳來遲了一步。』找到事後，她打電話通知那位朋友。

『甚麼？妳找到事了？我正想告訴妳這裏忽然有個空缺，既然妳已找到事，算了，不然我們不止是朋友，還是同事呢！』

事情那麼湊巧！世事總是那麼湊巧嗎？事已過八年，離家也七年了。獨自的生活是單純的，却自由得多。禮拜天會睡到甚麼時候，就甚麼時候起身，不必擔心煮飯問題，食攤有的是，也沒人在她面前耍臉色。

房內除了一張床，一套書桌和櫥子，還買了一個唱機。牆上掛着含滿哲理的圖畫及一些小玩意兒，當然一枝玫瑰總佇立在小花瓶裏。她不在乎玫瑰的嬌艷。玫瑰本來就姿色不凡。玫瑰對她有另一種意義——不是消除房內的簡樸，是消除內心的單調，消除那透明的白。

幾個月前，在夢裏或意識中，那感覺時常折磨她，使她徹夜失眠，燃燒的感覺在她面前擴大，數千根神經幾乎都焦了。每晚她都跟意志作戰。那是一種極度虛弱且疲憊的戰爭。戰後是蒼然的。然後是一片透白，看不見，却感覺得到。

終夜被擾困，她變得薄弱，甚至企圖以煙或酒來驅散那惡魔。倏倏地，她發現了玫瑰。那些血紅的玫瑰真有效，將透明的魔鬼趕走了。她焦烘的神經恢復光鮮，意志也明亮了。

她獨自去欣賞電影，聽唱片。每逢禮拜六下班後跑書店，上圖書館，精神生活算是够豐富了。

她照例一早便上班。遠遠地看到刷了白漆的門口坐着一排人，似在等着看病。走近才記起那排人是等着應征的。

主任要她坐在一邊登記和記錄。從五分鐘的問話，想知悉這個人的才幹，學問，經驗，責任感，理解力，辦事能力，語文程度，家庭背景……她對坐在主任前的應徵者無限同情。即使給五十分鐘，五十分鐘，甚至五年也無法瞭解一個人。

面試結束後，主任選出四份履歷表跟她討論。他說他重複地問同樣的問題。問得糊塗了。她便提起一位叫羅子宜的。

那是一張嚴肅又可靠的臉，始終不願露出一橫微笑。那臉孔似乎告訴她世界末日將來臨。頭髮不長。可靠的短袖白上衣，嚴肅的黑色「的確涼」。這年頭穿白衣黑褲的青年不易找，滿街到處是褪了色的牛仔褲，剛才有好幾位還穿着來應徵。或者羅子宜的甚麼人過世，帶孝在身？好像沒見到他袖口扣塊小黑布。除去這些外表特徵，羅子宜的履歷表與其他的略同，是服完役出來找事的。

「明天寫封信給他，叫他下星期一上班。」主任終於在比較後，做了決定。

羅子宜將人事部發出的工業意外報告，缺勤表，勞工流動率等整理成數字，列成統計表給她，由她呈給主任。有時他也協助生產部，將生產率列成圖表，呈上董事部。

羅子宜進來遞給她一份填好的表格，第一次跟她聊。

「龐小姐，我來這兒快一個月了，發現妳總是一個人留在房裏用午餐。」

「外邊很熱。」

羅子宜站了一會，似有話要說，又不說，轉身走了。

不久桌上的電話響起來——

「龐小姐，我是子宜。等一會我們可以一起出去吃飯嗎？」

她抬起頭，透過玻璃望去，看到羅子宜正在用人事部的電話。她知道他是湊足了勇氣的，雖然同事一塊兒出去吃飯是最平常的事。是我扳起臉，使他不易跨過來。

她提着聽筒，靠着椅背，忽然看到羅子宜雙腳一躍，朝她衝過來。他一拳擊碎玻璃，跨入室內，一把將她拖出蒼白的斗室，牽着她，雙雙滑下華廈，去浸一浸外邊殷紅的陽光，看在一小時中，能否抓住一袋子永恆。

此時，羅子宜轉過臉來，她點點頭，答應了。他們同時放下電話。

我是長子。羅子宜一面用吸管攪着果汁，一面對她說。長子一生下來馬上接受許多有形無形的責任。我從小便自動承接責任。我沒有了父賴，母親理家務。一個妹妹靠父親留下的一點儲蓄讀大學，一個弟弟也想明年入大學。我答應他們，我說盡量幫你們。我能力有限，但我是長子。我沒機會入大學，我要給他們機會。我是他們的好哥哥，是別人羨慕的好長兄。所以我每天都在嚴肅地盤算明年，後年，五年，十年，甚至廿年後我該做甚麼，怎麼做，為甚麼做以減輕負擔。日過一日，年復一年，我的責任不但沒減輕，反而變得更重。他們畢業後能找到工作嗎？找到事後，他們不久當然要結婚。婚後肯照顧母親嗎？如果他們忘恩負義，我怎麼辦？我得靠那份薪水養自己和母親。我有能力結婚嗎？婚後孩子的教育問題。小學中學。大學。將來孩子的孩子，我是不是連孫子也得照顧？

她聽着，原來他想像得那麼長遠。不過這些是每一個人都會面臨的切身問題。一旦你承接

一個責任，你的責任永遠不會完，除非你決心不使自己掉入網中。

她恍悟爲何他成天穿着白衣黑褲。因爲他身上挑着永遠擺脫不了的責任，猶如孝子帶孝，責任重大。他自告奮勇地抱起兩塊大石躍入海中，預算入水後馬上棄石，不料他與大石皆困於網內。在海中，於網內，網面盡是洞，他沒有選擇的餘地，唯有數那永遠也數不完蜂窩似的網洞。

一個統計員，答應供兩人讀大學。他說他是個舉重者，站在台上表演，明知道那兩塊超重的鐵餅是自己肌力所舉不起的，爲了討好台下的觀眾，爲了虛榮心，爲了得到讚美，或者還爲了其他原因，他縮起腰帶及全身肌肉，擠力舉起橫棒，舉至半空，身子失去平衡。丟下橫棒，覺得羞恥；想往上舉，舉不起。

她望着他，却不同情他。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哀，是整個人類的悲苦。

跟羅子宜在一起，只因他坦白，而且跟她一樣，他是冷靜的。至少他不掩飾，她也不囁笑他的剖白。他的內心和她一樣，有一片或多片空白。至於他的空白是否和她的同類型，她不曉得。他有他的方向，她也有她的。除了職責，她一身輕，他却將有形與無形的責任套住自己。有一點他們倒是一樣——他們都不快樂。

除了每天一起吃午飯，羅子宜還約她看電影。

『叫我麗玲。』她對他說。

叫她麗玲，只因要解除她是他上司的面具。剝去那層皮，他們能更坦率地面對彼此內心的空白。

看完「痴情司機」，他提議去喝咖啡。不像那位痴情司機，沒問過他的女友，竟帶她去看色情片，鬧出一場尷尬。如果羅子宜帶她去看色情片，她會不會半途離場？這要看當時的心情及色情的程度而定。

加了奶的咖啡變得更濃。燈光加人影加音樂等於盪漾的心。週末將周圍的景物鑄成了迷惑。

愛妳——

因爲妳美麗。

歌聲從天花板流下來。是嗎？愛一個人只因她美麗？爲甚麼她接觸過那麼多漂亮英俊的人，竟一個也不會愛過？

羅子宜望着四周一對對的人影。他現在在想甚麼？跟他相處近四個月，她的結論是不會愛上他。這倒不是年齡的問題。

當羅子宜告訴她，他必須舉起那根過重的橫棒時，她肯定他這一輩子不會站得穩。羅子宜永遠無法使自己平衡，何況他已掉入網中。一旦你陷於網中，你不是被捉，就是被困，或者就數那蜂窩似的網洞——用一生的生命也數不完。

他們看透彼此的處境，看透彼此的空白，不能不去侵犯各自的空白。除此，她不希望與羅子宜建立更進一層的關係。他明不明白這點？

有一晚，他送她回家。她請他進入她的小房間。她煮咖啡。他走過去，站在她身邊，看她攪咖啡的手是如此蒼白。她將騰着香氣的咖啡送進他面前，他一手接過杯子，另一隻手接過她的手，將她拉近……

「麗玲——」他幾乎吻到她了。

她甚麼也沒說，掙脫了他的手。

他明白我的意思嗎？他走後，她躺在床上問自己。此刻，他們又一起喝咖啡。他明白我的意思嗎？她再問自己。

羅子宜自己掉入網中，她不願也困在網內，數一團團的洞。她不作舉重者，更不肯用繩子將自己綁起來。繩子一綁，一輩子也脫不了。

至於那蒼白，透明的感覺，她明白是單調感在作祟，就像羅子宜甘心作舉重者，是虛榮心在作怪一樣。

她相信羅子宜會明白，因爲他跟她一樣，是冷靜的。

他們走出咖啡座時，遠遠的天邊已透出一弧白光。

分手時，她對羅子宜說：禮拜天可睡至中午，或者索性睡到禮拜一黎明。

(完)

小鎮

是個黝暗的午後，從火車窗口向外望出去，蜿蜿蜒蜒的火車的後半截露出一點暗藍色的天光，天地間好像一面巨大的柔體的牆，被刷上灰色的藍。火車裏的人都感覺得出它漸行漸慢，喀軋喀軋喀軋——喀軋——喀——軋——終於它發出一聲長鳴，止歇下來。也許待會兒該會下一場黃梅雨吧，天空溫濕得就像情人的手帕。還沒到四點，車廂內都亮着銀黃色的燈光，照着人有一種暈暮的感覺。彷彿是江湖夜雨十年燈的遊子，越行越靠近鄉音無改髮髻稀的地方了，看着將雨未雨的車外景物，而自己心裡早已雨過了。回家嗎？那種心情！他自己苦笑了一下。回家嗎？就那麼一錯失，已二十五年了！沒想到二十五年了。還是有回家的心情，不，應該是回不了家的心情。

火車止歇在這一個欲雨的小鎮上。這是一個寂寞的小鎮，遠處有潮汐沖岸的聲響。歲歲年年，這潮聲一直爲這小鎮打着平靜的拍了。從這小車站便可以看出小鎮的落寞，沒有別的火車，只有這輛長途偶棲息於此地的列車，鐵軌上有一些空了的罐頭飲品。鐵軌上的天空，是一片寥寥落落的野外，最遠的地方有幾座山頭，比天色深藍一些兒。是一個寂寞的小鎮！都三十幾歲的人了，怎麼還替小站難過起來呢？他自己都不禁想挖苦自己起來。

他點上了一根煙，煙蒂在車廂裏乍一亮的發着光。煙蒂的紅光很好看，尤其在黃昏裏，拿着一根煙，看着它跟夕陽一起燒落，淡淡嬾嬾的昇上幾縷，彷彿野外真有炊煙人家，憑添一些田園黃昏的風味。點到日落後，暮色降臨，煙在漸暗的濃藍下撐持着一角金紅，更有一種深摯的沉重。他在想着，兩隻手指刁着煙，遊目這車廂裏：沒有人，這是不旺季時常有現象；對面空無人的座位是綠瓦色花的紋條，看來有點像中古世紀的顏色。窗帘有一種藥草味的綠色，一月已拉上，一月沒有拉上，敢情是前一對座客，一個要外望，一個不要。玻璃窗很明淨，透過亮亮的映着伶俐人影——他忽然一震：一女子穿米色風衣，自前廂下車，打了一把小紅傘，襯得紅的更紅，白的更白，在這水霧氣濃的時分裏，她靜靜走入車站的通道，沒有回首。

迷茫像一朵驚豔的花及時擊中了牠。

她的背影姍姍的轉入車站裡，沒有什麼驚動，小鎮仍冷漠地存在着，沒有驚動什麼事物。驚動的只是他自己，他自己的心事。是她嗎？怎麼是她呢？這一生中，是第五次邂逅了罷？怎麼這麼巧呢？難道是緣份嗎？他不禁站起來，煙灰已落在他的黑藍色的西裝上，現在簌簌地掉在地上。火車一聲長鳴，嘹亮而長遠，在這暮色的午後，他不禁蹣跚的跨出火車，蒼茫四顧；火車這時又是一聲長鳴，開始走動。他心裏想：也罷，反正路這麼長，我又不趕着去，我又不趕着去。……他想。火車像一條長長的灰鍊子，遠方暮靄處有隻不知怎樣的手把它牽走。他由相反的方向走入車站，雨意的小站裡，彷彿是兩樣懸殊的事物，各自找到他們的路而走。

他跨過鐵軌，也走入車站。在他很小很小的年歲，大概是五年級的時候罷，他母親和姐姐帶他到城裡去找阿姨。城裡很多車，車頂上嵌了幾個阿拉伯字母，別的他永遠搞不清楚到底是去那裡的，只知道二十四號是去阿姨家的。於是每次車來的時候他都搖着拖着母親的手道：「車來了，車來了……」有幾次來的是四十二號，他也這樣叫着。有一次他隨着人潮擠上了車，他以烏溜溜的眼珠望向車外，忽然一陣恍漾，車站旁的熱鬧的布店前，熙熙攘攘的擁擠中，有一位女孩子，有一雙瘦弱而柔的肩，黑的髮白的衣裙，不知為什麼而凝睇着，秀眉還蹙着呢，彷彿有些兒不屑。他一茫顧開車就開了，車漸行漸遠，他回過頭去，看見

那白衣女孩遠遠猶在黑壓壓的人群開亮一點。他一生裡的戀愛，要算那一次是第一次吧，或許那不能算是戀愛，只是一種小小的傾慕，在一次偶見裡。後來他想起那女孩不會比他長三歲以上，只是十三歲的男孩與十六歲的女孩發育上着實相差太遠了。那時她已是一朵出落得天鵝一般的水綠，垂在小額前的劉海已有女性的柔媚，而那時他還是隻青蛙，還逗留在泥巴裡打滾的年齡。那就是他第一次遇見她了。其時在他升中學考試過後的暑假裡，一個人海紛雜的街上，二十四號車裡，他看見她，出奇的喜愛着她，然而他不知道她是誰，她甚至沒望見過他，更不知道他已向她奉獻出他的初戀。……

恍惚中他看見懸掛在車站中央的鐘，指着四點十二分。車站裡很少人，幾個中年婦人，有個背上還摺了個恬睡的嬰兒，有一個穿白衣短袖的男子，大概是公務員吧，一切都甯靜得像這潮濕的天氣，潮濕的午後。四點十二分，他猛然醒起：四點十二分。二十四號的車。四十二號的錯認。四點十二分。怎麼這麼巧？他從車站內往外望去，看見米色的長裙在灰漚青色的柏油道上緩緩而行，他遲疑了片刻：他該跟過去嗎？都三十多歲的人了，有名份有事業的人，這樣跟過去，不會被人誤會嗎？他猶豫了半晌，回望火車已遠去，軌上空蕩蕩的。也罷。他想。反正下一班車未來，路還是要走的，就讓情感出那麼一次軌罷。好多年了，他還沒有時間去收拾過三十餘載年光裡的星星點點！

小鎮靜得像一個睡夢中的人，輪在那裡，遠處傳來犬吠，更顯得小鎮的沉靜。他發覺這小鎮並不像他想像中那麼窮困，靠近車站的屋宇多半是木板拚搭而成的，跟泥土一樣的黃，因為陳年的風雨，使它們的身上開始從根部爬上了青苔。蔥綠的苔與暗黃的木板互映得好不安祥。木板屋過後是一片黃泥地，中央的不到三尺寬之柏油路，也因泥塵而遮蓋得像一條黃泥道了。道旁兩邊居然有水綠的稻田；未熟的禾綠得像什麼似的一針針的插在那兒，簇擁着隨着和風笑着天空。水稻像一塊令人忍不住衝動上去打滾啊打滾的地氈。走過這條黃泥道後有幾幢灰色的洋樓，一面迎着海，一面迎着水稻。水稻猶是一簇笑着皮嘴的小孩，海呢？海的風浪永遠冲刷着這靜靜的港灣。女孩就走在這黃泥道上。米色的衣裙。紅色的傘。黑色的髮像一股股墨消融在水裡，散開而漾出各種樣態，頭際與臉頰的肌膚在黑髮裡忍不住更白。他遠遠地跟着，已第五次邂逅了，多少人事滄桑，多少拍岸的潮浪，而她還是幸福而珍貴。

的水稻，他呢？心裡有抹不去的，厚厚的黃塵。

就是前面走着的那女孩，一定比他長幾歲，但似乎一直比他年輕，一直是幸福着，一直是被呵護着，甚至她自己並不分曉誰在呵護她。他記得她那幸福的淺笑，雙頰就浮起一雙玲瓏的酒杯，就算每個見過她的笑的人給她一個祝福，祝福已够織成一張暖厚的被了。第二次見到她，是少年的時候。那時他正鋒芒時候，很少人能像他同時在文、理、運三項都有表現的。後來他愛上了一位女孩子，就在隔壁班，出名的驕傲，喜歡穿藍裙子。他大着胆子寫了封信給她，久久沒有回音。他等到心也淡了，不再等了。一個中午也氣咻咻的在籃球場下和伙伴們玩着球，玩得正高興的時候，藍裙子就拿她的信，和幾個女同學一齊出現了。他覺得自己是揀着油的麵粉，正「炸」的一聲放到熱騰騰的鍋裡。他料定藍裙子是來辱他的。証據確鑿，有何辦法！他急急攻心，手足無措，而這場面馬上就臨了，他一無應對之法。他忽然仰天就倒，閉上了眼，就裝是運動過激而暈倒。場中一陣子騷亂，老康搖幌着他說：

「噢呀，小章，藍裙子說要找你啊。」

老蕭和獅子光兩個人扶持着他，獅子光挾聲吶道：

「噲，這傢伙怎麼上不選下不挑找這個時候暈倒！」

幾個夾手夾腳把幾張桌子合起來，把他安放上去。他覺得自己攤開得像一個將被動手術的病人，對自己全無決定。小蟋蟀他用萬金油揉着太陽穴，一面喃喃道：

「中暑了，八成是中暑了。」

這時卻聽見老康嘩啦嘩啦的朝外道：

「小章一見妳來就中暑了！妳找他幹嗎？」

他的太陽穴凸地跳了一下；他媽的老康，那一句「一見妳就中暑了」，真是……又聽見老蕭直着嗓子道：「要不要過來看看他？」他心中突突地跳，切齒地罵：「死老蕭死老蕭暈倒有什麼好看……」等藍裙走後我不敲碎他的門牙才怪呢。而藍裙子真的走過來了，他還聽得到一些女性吱吱啾啾夾帶着笑語的聲音。他嚇得緊緊閉上了眼皮。只聽藍裙子嬌滴滴的說：

「怎會暈倒的呢？」

他只聽到衆人一陣哄笑，他感覺整個頭都滾熱了起來……這班死傢伙，怎麼不答應說我一直常有這現象呢！這樣笑是什麼意思！真是！……又聽見藍裙子說：

「我收到他一封信。」

這一下大家倒是靜下來了。他腦子裡「轟」地一聲，像火山自腦裡爆發，岩漿溢噴到全身四肢去了……是了，是了，她果然來就爲了這個，完了，這會兒什麼都穿了……他唯有緊緊閉上眼睛。

「怎麼他眼皮子會動呢。」獅子光的破嗓子嚷道。他恨不得跳起來一把手就掐住他咽喉，叫他作聲不得。

「我想寫信給他，他信也沒附地址，所以來問他。你們可有嘛？」

衆人都「嘎」了一聲。他也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看起來藍裙子對他的印象還不壞。他真想跳起來跟她搭訕，可是總不成量了的又突然醒來了啊。藍裙子終於去了，他假裝甦醒過來，獅子光和老康爭相告訴他剛才藍裙子的事，而老蕭和小蟋蟀俯嘴在他耳邊告訴：剛才你的姿態睡得好難看，我坐在你腿旁替你擋了，真是……

他聽了心又懊悔又難過，從此以後他在藍裙子面前抬不起頭，因爲第一遭就躺下去，而且躺得這般不光彩。他記得那天他回家彷彿已預料到結果，心情壞到了極點。隔壁的青年向妹妹吹口哨，他一隻鞋子劈了出去就大罵。隔壁青年的父母恰好都不在家，家裏的兩男一女都總動員罵了回來。他心頭火起就提了一根丈長的竹竿衝過籬笆，隔壁的兩個青年一個年齡比他長，氣力比他大，另一個比他壯比他高，見了他的聲勢卻也害怕。他把所有的怒心都發洩在這下子了，媽媽叫喚也不理睬，逕自闖過去。那三個驚惶中的人在門口用三根尖竹反刺回來，好幾下刺中了他，痛入心脾，反而更勇，一下子挑下兩根長竹，追他們進了屋。女的嚇得蹲在門檻哭起來，那高個子躲進廁所，年紀比他長的那個，被他逼到牆角，連抵抗的餘勇也消了。正在那時，他父親及時闖了進來，一把手奪過他手上的長竹，正正反反給他六七記耳光。隨後隔壁的父母也趕到了，然後便是父親的道歉聲及隔壁父母的怒叱聲。他甚麼也聽不清楚，臉上燒熱熱的，傷心地感覺到自己彷彿是一隻煮熟了的餛飩，半沉半浮。他踱到家門前那座小林子去。這橡膠林有些被斫了，剩下半椿樹頭。他喜歡那兒的青草

地，青草地是黃巴巴的濕泥。他走到那兒，晚風吹來，傷的地方便陣陣發痛。他走了幾步，忽然發現有人，而這裡是很少人來散步的。他警覺地止了步，看見一個樹頭上坐了一個紫衣服的女孩，渾圓的手臂和婉美的膝裸露出來，一下子像烟花般映入他的眼簾。那紫色就有點像雞冠花的紫色，那膚色白得就像手心的粉紅。眉和目的顏色都很深，黑白遠處看得分明，唇也特別朱紅。丫環的俏麗在她身上都成了小姐的端莊。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暮色降臨的林子裏，綠色、灰色、和天色、草色彷彿都為她伴奏。這樣貌很是熟悉，彷彿在記憶中會是十分深刻。他怔了怔，而她彷彿也驚覺，舉目望了望他，露齒笑了笑，朝他。……

他記不清楚當時是不是呆住了，有沒有回報個笑容。只記得他發覺自己好髒，衣服好破爛，當然不敢上前搭訕。後來的幾晚他到林子裏頭去，那樹頭依然在，可是人不在了。他自己坐在樹頭上，覺得人生仍美好，雖然藍裙子的戀愛過去了，但畢竟有個女性在他沮喪時，對他笑了笑，笑了一笑。

那就是第二次遇見她。

每次她出現，不是以一種母性的溫柔，便是以一個女兒的嬌憨，使他的創傷痊癒，也使他對她更呵護。他想。那女孩現在走在前面，天空鬱藍色更深濃了……水稻田上有一頭灰老的牛，低沉地叫了一聲，叫的彷彿是牠自己的名字。那幾幢洋樓更近了，海浪聲也更響了。他想起有一首歌：多少埋沒，多少痛苦，多少輕泣，換幾個真善美？……那是他年輕時聽的歌，那細細像一支金針在暖陽下挑了幾挑，連線也看不清一般的嗓子，迷住了他。那時他剛畢業出來，進了大學，在校內校外轉了幾轉，闖了幾闖，感覺到壓力，連腿都酸了，眼睛也澀了，這首歌便掀開他耳膜旋進他腦裡，久久不忘。

那時他的家境中落，父親因玩股票而破了產，母親去了世。一下子整個家庭負擔壓在他肩上，使他昂胸走路也有一種難言的酸楚。他在大一時玩了一整年，成績很壞，他本來就不在彀，滿以為大二可以彌補過來，沒料到就在這階段發生了家變。到了大二他要半工讀，又無法靜下心，功課就更壞了下去。那班朋友除了老蕭外，其他的都和他同一所大學裏，不知怎的，春日的陽光照在大家的身上，都有青春的感覺，而他自己感到正在變黃。那時他和老康一齊追一個女孩子，這女孩子愛穿黃色的衣裳。笑起來就像一朵花，人家叫她做「滴滴金

「。滴滴金就是過年時小孩子玩的一種點燃後星光四濺的東西，不點亮時像一根香，點亮時像火樹銀花。不亮的時候虔誠，亮的時候開放。她對兩個人都很喜歡，但當他挺不起腰的時候，她不得不多接近開朗的老康一些。他自己也知道怪不了人，而滴滴金始終不過像曇花一現，火星子濺到手心，有一種不傷人的癢。但這種癢畢竟是撩人的，當他決定要到南部工作時，他休了學從辦公室出來，在陽光下猶疑了一陣，終於去女生宿舍。等他再出來時，夕陽已西沉了，整個世界都像傾斜地黃着。他不在意這些，他甚麼都不在意，因為他在意的終於給了他一個否定的答案。他意識到當他家庭被落時，功課一落千丈後，他把寄望都放在滴滴金身上，恐怕這唯一可能擁有的也失去。可是因為珍惜，越發令人非失去不可。他深感臨行前是多此一問的。他臨出校門時回頭望了望，才感覺到真的要離開學校了，難道感覺分外深刻。他就這樣結束了他青年的時光。

當天晚上他空着口袋，到另一所大學裏看免費電影。不是他想看，而是他想黑暗。電影的世界分外明亮，在活躍着，在有歌有淚着，而他在黑暗裏，分外地清冷，彷彿與這個世界無關。電影完了人就散了，他足足打了兩三個呵欠，才站起來舒舒身子，要經過的人瞪了他，他也用眼色瞪了回去：才不管他呢！他心裏想。剛側過半個身子，他便看見後座端坐着蝦肉色裙的女子，好像有些欣賞的微笑，眼睛是看着他的。他驀地一震：怎麼這麼熟悉啊。一下子童年時在車上千人萬人中的望見，以及傷心時樹林裏的一笑，都湧上心頭。他感覺到後面有人推他走，他一時未決定怎麼辦，但總不成賴定不走哇，於是他便隨着人潮出去了。等到再回來尋索那一點溫暖時，場裏空蕩蕩只有打掃的幾個人，他甚至連坐在那一排也認不出了。他找最旁的一張椅子坐下，呆呆地望着空晃晃的布屏，心裏想：這世界畢竟和他有深切的關係，就在黑暗中，他畢竟會和一位那麼想念的女孩，坐得那麼近。

這是他第三次遇見她。

這時一隻禿了後臀一堆毛的野犬，朝他獵獵吠了吠，露着牙退到路旁。他怔了怔，總算在回憶中震醒過來。前面的她已穿過柏油路，轉入一條倒是打掃得很乾淨的碎石路，通向一幢洋房。路旁有個小塘，寶綠得近墨色的池裏吐出幾根青草，莖梗長長的，像有潛水的人靠它在下面貪婪地吸着空氣。他覺得恍恍惚惚的，後來才知是頭痛。一陣風吹來，前面的人像

弱不禁風的飄了飄，整把黑色的頭髮都散揚在後面。是了，第四次遇見她的時候，又過了五年的時光，是在一輛街車上。那時候他在爲籌一筆金錢而忙碌着。以前在紗裏的榮譽和獎牌，現在都深鎖起來，有隻銀杯還丟了蓋子。青春的年歲已過，是立業的繁忙，却没有成家的機緣。他每天在打字行裡與油墨混在一起，久了以後，不是書卷氣而是油墨味了。眼看一本本書印了出來，他一疊疊的送去給人家，就只差書上從沒有出現過自己的名字。

就這樣那次他送一疊新出版的刊物去某地，坐在車上，注意到前面有一叢黑髮，在窗邊飄呀飄的，彷彿叫人錯覺窗外不是鬧市，而是海，是寂靜無人的海。那幾個朋友，老蕭跟滴滴金在一起後，便很少往來，見面最多只是一個竭力裝求自然的招呼。小蟋蟀自從他落拓後，就連交情也拍賣了。只有獅子光還有往來，可是他患了壞血症死了。病的時候有一段長長的時光，互相沒見面，等到臨歿前三個禮拜，獅子光扶着輪椅，從醫院裏出來。他去看他的時候，見到他全身腫得像要變蟹的蝦，嘴唇都是紫色的。他看了心中惋惜，強自說笑了一會，獅子光還笑談到昔日他暈倒的一幕。回家後獅子光的惡耗就傳了過來，因爲早已預料，所以沒有驚愕的悲痛，可是他知道，他少年那段時光的最後一位朋友，也沒有留在世上了。他見到她，甚至只見到伊底頭髮，便想起這些，伊像一條無形的線，把他一生中許多重要的片段，都連在一起。……他無限惋惜的看伊的臉，只見她靜靜地笑着，仍是多少年前那種幸福的恬美。而他確實知道，在這不認識底知音的面，他已很蒼老了。她垂着目，輪廓清新得像淡描的鉛筆畫，不必配上顏色，但每一筆都清楚。車到站他還沒下，而再過兩站，她下了車，這次她從頭到尾都沒有看過他一眼，這次他卻真真實實的看清了她，也記清楚了她。而這次呢？算算又有五年了吧。他一直看到的是她背面和側面，伊一直沒有轉過身來。這次他已經算是安定的人了，趕長長而疲倦的路要回家，却在異地裏遇見了她……是第五次了吧。從他年少的旺盛到他中年的沉實，多少可悲可歡的都在彈指間過去了，那些都成了記憶裡的微塵，而她却像風一般的掠起了他的回憶。這第五次見面，他要不要，他有沒有勇氣，向前說出二十五年前未說的話呢？

天空那麼低，像本來就跟他大地黏在一起似的。在這疲倦的旅程裡，停留在這麼一個荒涼的小鎮上；而他前面的女孩，正在一開洋房前止步，掏出銀匙開門。這麼多年來，他甚至不

知道她的名字；但他愛過她，在寒冷的夜裏，祝福過她，因為她給他那麼多溫情，連她也絲毫不知道。穿過風雨，穿過歲月，他終於有了一點錢，趨向安定，但也賣出了所有青春的年光。他對她始終如一。會是深深的反而淡了。可是他終於沒有上前去，招呼，說話，或者追求。因為他只是在這路過的小鎮偶作逗留。因為他不知道她是否已嫁了，已有孩子了，但見她容貌幸福，他就不會再有遺憾。小鎮的天色像給藍錠過一般，到處有濕濕綿綿的小雨，他在她開門的剎那，看見她容貌，仍是一般嬌婉，歲月只爲她添上一點婦人的嫵媚。他笑了笑，趁天未雨，他行回車站，獨自一個人，在等下一班車。

而暮色已經靜悄悄的臨了。

稿於一九七六年六月卅日。

熱夜

那人躺在白線上，誰也不知有多久了。不遠的路面上倒着一輛扭曲的機踏車，再過去；一隻死狗。那人仰天，嘴微張，雨水把他的牙齒洗得雪白，雨水在路邊匯成一條小溝，流下路旁的小坡，帶着一絲血紅，不知是人血或是狗血。

坡下兩百多戶非法木屋的居民正忙着找盆拿罐。屋已漏了，雨却像要連夜。誰也不知道坡頂路上的事。

那條路太高了。好一陣雨。

馬太躺在宿舍的床上吐烟圈。窗外雨正纏綿，那種情人的雨。

情人的雨。

那個晚上也是下着這種雨。非非來了不能走，她沒說要走，他也沒說要讓她走。兩人看書，看完了房中每一本書，雨不停。兩人下棋。他吃她一個剝光豬。非非急起來偷了他一隻車不還，還姓「賴」。好可惡，他說，居然敢在大爺面前玩花樣……

雨後來是停了。馬太吐了一口烟，長長的。後來月亮也出來了。透過窗子，照在非非光滑的背上。非非的臉埋在枕頭裡。他聽見她喃喃地說她沒有後悔。

（可是事情爲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有人敲門，馬太應了一聲，門開了，老林走了進來，臉面不大好。

「怎麼了？」馬太把香烟捺息。

「難產。」老林呻吟道。「要輸很多血。」

「那你回來幹什麼？」

「沙頭坡機場要油，今晚輪到我。」

「去他媽的機場，你老婆還在醫院——」

「我告訴老板了。」老林喃喃道：「他說這是政府飛機，非去不可，我想——」

「我去。」馬太自衣架上拿下外套。「政府又不是沒有油車，爲什麼要用我們的？」

「二十四哩水深兩呎，他們的油車開不過去。」

「那麼是開六號車去囉。」馬太把床上的香烟和打火機塞進口袋。忽然想起什麼事：「

你老婆輸血要用錢吧？」

「那還要說。我……我正想和老板講……」

「不用了，看他的臉色。」馬太倒回身，開了床頭櫃：「多沒有，三兩千先拿去。」

「你——」

「我用不着了。」馬太看着他。「用不着了。」

用不着了。馬太坐進車裏，拉上車門，然後把頭深深埋在臂彎裡。

（非非蒼白的臉。「你要我怎麼辦？」她叫。）

馬太驀然打着引擎，排氣管怒吼着噴出一股黑烟，二十四呎長的六號油車衝出車間，馳向油庫。

雨仍舊纏綿。

最後一盞路燈在車窗外掠過。沙大坡在一百里外的黑暗中。車燈所及的路面上，路中心的段段白線像砲彈似地衝向車底，帶着催眠的節奏。馬太扭開了收音機，一串熟悉的旋律飄了出來。只不過是電風琴音樂吧了。他的手下意識地在輪盤上捏緊。只不過是電風琴音樂吧

了。速度錶的指針不知不覺地慢了上來，超出了油公司所規定的界限。雨却彷彿停了。

——有一天我會成名的，馬太，我會的。我會成爲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電風琴手。——

——可是你連架自己的電風琴都沒有。——

——你以爲我辦不到？只不過夜總會那架已是這個城裡最好的了，我何必再去弄一架？

如果我要的話，我能的，你不信？——

（我信。非非，我相信。爲了能去教堂練琴你甚至能當起教徒。我只是不明白。）

（——你也許不能了解。如果我平平凡凡過一輩子，馬太，我會痛苦的。你難道沒有奮

鬥的念頭嗎？——

——世界上有沒有最偉大的油車司機？——

——不知道，可是你啊，只怕是最年輕的油車司機。說真的，開那種車怕不怕？——

馬太伸手在「禁止吸煙」的牌後拿起煙盒，前面是段直路。他放開方向盤。兜着雙手點了一根煙。

三千加侖的低燃點飛機汽油就在他身後五呎的油槽裡。

他吐出了長長的一口煙。眼角撇過速度錶，這才發現那支針超出了界線。他馬上鬆了油門踏板，指針然後落了下來。不應該開快的。我不是阿保。阿保在他的一級方程式裡可達兩百六十五。那年他和阿保互視雙手。四隻手都沒有錢。兩兄弟只會一件事：開車。

有一天我會出名的。阿保也這麼說。阿保，你在逃避甚麼？那不是我們的過失。馬太看着那砲彈似的白線段。那不是我們的過失。

可是阿保回來了，已上路。最有前途的賽車手。

——我可以照顧媽和妹妹。你呢？

——我甚麼？

——你甚麼？你想開一輩子油車？

——我也不知道。

——你要的話——

——我不要。我不會開賽車的阿保。好好照顧媽和妹妹，妹妹要讓她去留學。不要對她

提起爸爸。

「我知道。可是阿太——」

「我自己有打算。阿保，見好就收，該結婚了你。」

該結婚了。馬太看着路面，無窮無盡的白色砲彈衝向車底。夜也是無窮無盡。

（——嫁給我吧非非。）

爲什麼不要平平凡凡過一生呢，你們？

前面是七井彎。馬太減低了車速。這個彎會翻過六輛車，聽說有一輛載普通汽油的還炸得七零八落。那傢伙發現油車已不受他控制時心裡怎麼想？路在不知不覺中彎了。這個要命彎，你只能開二十五里的速度，把方向盤向右轉入十度左右，保持大約三十秒鐘，再轉多七十五度左右，保持十秒鐘，然後把方向盤儘快地左轉三百六十度。

那是老林的經驗。如果你放開方向盤讓它自個兒轉正再將它左轉的話，十次有九次會把車子開過中線、如果速度太快，車子就乾脆衝下路那邊的山溝裡，三千加侖汽油在你身後炸開。幸運的話五十碼外的草地上或許可以找到你的一隻手指或腳趾。

那麼那個傢伙死時一定沒有痛苦。

（那麼它呢？）

出了七井彎，車子下坡了。再不遠就是那段常浸水的路面。馬太伸手出車窗。雨已完全停了。

（那天是星期日。清晨，有雨。馬太開着老德的跑車，開得很慢，就像開油車。經過一個巴士站時他聽見有人嗨了一聲，叫聲還未終止他就把車停下來了。一個人跑到車旁探頭望進車內，一看之下兩張臉都呆了呆。

「你不是阿德？」那女孩說。臉上有雨珠流下，像淚。

「進來吧。」馬太開了車門。「阿德去外埠，把車借我了。」

那女孩遲疑了一下，終於坐了進來。

「我知道你，」她說。

「我也知道你，」馬太開動車子：「你是洋電國度的，我記不起你的名了。」

「你是那個開油車的，我也是記不起你的名了，什麼太？」

「馬太。」

「我叫非非。」女孩道。「你很少去阿德那兒。」

「飛來飛去的飛？」

「想入非非的非，」她脫口說出，馬上覺得不妥。一時說不出話來。

「想入非非，你去那兒？」馬太笑了。雨落在車鏡上，水刷掃掉，雨又落，水刷又掃。

「教堂。不麻煩吧？本來是踏腳車去的，下雨，只好搭巴士。看到這輛車我以為是阿德

「不麻煩，我沒地方去，是出來買用的。」他道。「你怎麼認識老德的？」

「他妹妹和我同學。你呢？」

「我妹妹和他同學。」說完，兩人相顧莞爾。老德是個典型。代表一個典型的圈子。

「我不會進過教堂。」馬太忽然說。

「那麼就跟我去吧？又不用入門票。」非非說這話時，伸手出車窗，「雨停了。」她說

路消失在水裏，馬太把車子停在水邊，車燈下水波漣漣。兩呎，老林說。可是他媽的我看不見路在那兒，一片大水！路是在的，這裏是直路；又不是第一次走這條路。該死的政府飛機。收音機裡一個男人：「下一首曲完全表現了現代電子音樂的美妙，電風琴多變的性能加上十二音程的作曲法……」

馬太鬆開了離合器踏板，車子移進大水，那些白線段在水底隱約地扭動。電風琴音爆起，水聲嘩啦。

世界上真有一種東西，能模仿每一件東西嗎？

——模音器幾乎可以模出一切樂器的聲音。可是一種樂器例外。

——甚麼樂器？

——喇叭，只有喇叭才能奏得像喇叭。

——那是很簡單的道理。

——可是有人以為可以模出一切聲響呢。

——有一點我不明白，非非。爲甚麼要模音呢？要彈出鋼琴的音，爲甚麼不乾脆用一架鋼琴來彈？

——這樣可以，呃——多姿多采啊。」

這一代。個人英雄主義。追尋。逃避。馬太握緊方向盤，貫注那片白水。

（——開車時，我可以忘了一切。）

我了解，阿保。我也是。一停車我就不時記起我是毒販的兒子！

（——如果有報應這回事，我不會奇怪。可是我從來沒出過事。你知道嗎阿太那些妞兒把我當作英雄……）

爸爸是愛我們的。他錯了，我們沒有。

那麼爲甚麼要逃避呢？毒販的兒子們？

爸爸害了多少人？

琴聲自狂烈一下子收斂成莊嚴、神聖。白水不盡，水下的線看不見了。

（當教徒們立起唱聖歌時，馬太仍然坐着。非非是教堂的風琴手。他一直不知道。聖歌是莊嚴的。可是伴奏的琴聲有種下意識的野性，把他吸引着。

那個星期日的下午是在跑車上渡過的，馬太開着車漫無目的地兜着。非非坐在他身旁不時看着油錶。

「男孩子約我出來不是喝咖啡就是看電影。」她說。

「你是說我應該——」

「不是。我是說你比他們『豪華』。你知道你兜去多少油了嗎？」

馬太看了她一眼。

「你小時的日子一定過得不錯。」非非打量他。「後來生活變了，是不是？」

「你怎麼看出來的？」

「直覺。」她笑。「我看你該停了。這架車喝油像喝水。」

馬太看看油錶。然後把車開進一個加油站。

「加滿。」她對工人說。

車子離開加油站時非奇怪地問：

「怎麼你加油不用錢？」

「小姐，你忘了我是幹那一行的？」馬太沒好氣地道：「加油站老板得給我好處，我們才給他們方便知道嗎。」

「意思就是貪污。」

馬太笑了。「你也許不知道，阿德的這輛車在一年前是這裏跑得最快的一輛？」

「吃油那麼大當然跑得快。」非非撇撇嘴。「現在呢？那一輛最快？」

「一輛橘紅色的。」

「那輛扁頭的？我知道。聽說那個傢伙是賽車手。」

「他是賽車手。」

「你認識他？」

「是我弟弟。」

「你弟弟？」

馬太終於把車子停下來。車子停在山坡上，坡下是一片荒野。

「你弟弟很出名。我羨慕他。」非非响往地說。「他們都次只要奮鬥就可以成名。」

「成名是什麼意思？」

「成名是與眾不同的意思。別人做不到，而你能做到的意思。」

「我不明白。」馬太伏在方向盤上。「不談這個好不好？」

「那麼談你？」

「我父親是個毒販。」

那是一段很長的沉默。之後非非輕聲道：

「爲什麼？」

「我不知道。我父親從不讓我們知道他的事，直到有一天他被捕。你說對了，我們小時過好日子。他被判了死刑。那就爲什麼阿保會在賽車場上玩命。我不知道爲什麼要對你說這

些，我和弟弟一直都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好了，我告訴你我是毒販的兒子，又怎麼樣？阿保從來不敢向人說起爸爸——」

「那不是你們的錯。」

「我知道，可是一想起小時候那種好日子晚上就睡不着。」

「我也告訴你，我當教徒是因為他們能讓我上音樂課彈電風琴，怎麼樣？」

馬太在方向盤上側過頭望着非非。笑意漸漸在兩個的嘴角顯現。他伸出手揉了揉她的頭髮道：「上帝原諒你，想入非非。」

水淺了，白線又隱然可見。馬太踏下油門，水聲蓋過了琴聲。不一會，路面沒有水了。白線又段段向車底衝來。

一輛車都沒有。也難怪。這種時刻有誰會像我這樣賣命？馬太苦笑。伸手又拿香烟。爲什麼要幫老林？我甚至不會去他的家。

（——那次我們吵了，我就離開他們。我受不了，馬太。我恨那種生活，那些破破爛爛的屋子。我爸爸是那種行得正坐得正的人，所以才會住到木屋區裡去。

——那以後你怎打算？

——你知道我現在在夜總會玩音樂可賺多少？

——我知道。我是問你打算如何？

——存錢，出國去唸音樂。）

拍一聲一隻飛蟲撞到車玻璃鏡上。撞得血肉模糊，馬太瞪着那團蟲屍。速度錶指針不知不覺又擺了上來……

（——我不能半途而廢，阿太。如果我不會拿過冠軍，那我算什麼？媽和妹妹的生活都有着落，妹妹也不小了。沒有理由我要放棄。我還不想結婚，阿太。如果你想就這樣過一輩子的話你倒是該娶老婆了。）

阿保，開賽車是什麼滋味？是不是有一件東西一直在你前面幌，要你去追它？還是有什麼東西在背後追趕你，或兩者都是？

前面是三叉路了。左邊的路是去沙頭坡的，一支不像樣的路牌在車燈照耀下慘白得像個

十字架。當十字架在車窗外掠過後，路漸高。馬太把油門踩到了底。引擎的怒吼在黑夜中飄散。上得坡頂，忽然月亮出來了。就在前面的山頭，透過有水氣的車前鏡是團微黃。

（在銀背的月光下非非的髮中有很多亮點。一閃一閃的。好像對他說：「來捉我！」）

「你知道我想什麼？」非非忽然掉頭問。

「不知道。」馬太心不在焉道。月色是那麼好。「告訴我。」

「我在想，你在等什麼？」

「我在等什麼？」

「馬太。」她把頭靠在他肩上。「我走了，我們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讓事實告訴我們一切。」

「你知道我會走的是不是？是不是？」

「你告訴過我啊。」

「馬太。」

「不要勉強。非非。如果你痛苦一輩子，我也不會快樂。」

「我知道，我知道。你只是不想讓我落個左右為難的地步。可是我走了，你怎麼辦呢？」

「不是怎辦。」

「可是——」

嫁給我吧非非，讓我們平平凡凡過一輩子。月色是他媽的那麼好。

「——我有孩子了。馬太。」

月色是他媽的那麼好。那些白線段不用車燈也看得見了，一直延伸到遠處。濕潤的路面在閃着光。馬太看着路面，眼光是靜上的……可是路面並不。

速度錶的指針已遠遠超出它所應該在的地方。

（「爲甚麼那架跑車的擾流器會脫落呢？」）

「工程師才知道。那是意外，你無法計算一場意外的，尤其是賽車。賽前檢查又檢查，還是有意外，而且是機器的意外。」

「也許那是你們開車的要解決的事了。」

「也許。可是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不容易的，阿太。那架車飛了起來，好像飛機一樣。」

「意思是說如果反應快，判斷正確——」

「你不能解決一個意外。你只能處理一個意外。好像說決定是煞車呢還是轉彎。如果你煞車，輪鎖死了，當然轉彎也沒用。噢，怎麼你們開油車沒遇過意外？」

「那年我們如何處理意外？也許阿保是正確的，他反應快。進了汽車公司。」

收音機裏的音樂早已終止，正發出無意義的滋滋聲。

整個事情都是無意義的。消息傳來，爸爸在國外被捕。不久家中財產就沒有了。要不是他和阿保早已有自立的精神，而且識人頗衆。

（可是事情爲甚麼會是這樣的呢？）

那疊白線段已快得不再像是一段段了。如果你太快的話，老林說，記住不要隨便煞車。空車的話也許沒事，可是千萬記住三千加侖的汽油有多重。從前有一個火車司機在平交道上撞死了自己的孩子，只因爲他如不那麼做兩架火車就要撞……六號車載了油就是一枚走動的炸彈。

如果我是那個父親。

（「我沒有權力要妳嫁給我。不管妳怎麼樣，非非。我都不反對。我只恨自己沒有你那樣的勇氣。」）

「你要我怎麼辦？」非非的聲音碎裂：「這世界上有千千萬萬像我這樣的人，我恨這種人，馬太，打從十歲起我就發誓不要平平凡凡過一輩子……」

那麼誰來平平凡凡過一輩子呢，非非？孩子是無辜的嗎？也許它沒有痛苦，它沒有見過這個世界，也不必見這個世界。

（「馬太，我是阿德。你是說讓她去墮胎？」）

白線以恐怖的速度衝入車底。

（我女兒死了，她不錯是有錯，可是你摸摸自己的良心，晚上睡得着嗎？）

忽然遠遠白線上多了一疊東西，馬太把脚自油門板上提起，一股寒意自脊椎骨擴散，是

一個人。以每小時七十里的速度向車底衝來！

（「——你不能解決一個意外。你只能處理——」）

（「——在平交道上撞死了自己的兒子——」）

（「——我恨做這種人！……」）

（「——我女兒死了——」）

那人只是受了傷，天啊，那人可能只是受了傷！

山窩裏那些木屋的鋒頂在月光下閃着光，自倒轉的車窗看去，是那麽寧靜。

那傢伙可能是死了。可是老林，我辦不到。如果我是那個父親，我辦不到。

油車，你爲甚麼不炸？油槽的一角穿入駕駛間。腳上劇痛。馬太閉上眼，冷汗濕了額，

溫暖的液體流下被夾住的眼，汽油的味道令人窒息。

油漏出來了。像小溪，就在他身邊流過，自破碎的車窗，流出外面。

在他們找到我之前，油已漏完。山下的木屋，天啊。

一個玩火的孩子。一個抽烟的男人。

（「——我不願做一個平平凡凡的人……」）

（「——那些妞把我當做英雄……」）

（「——別人無法做到——」）

（「——在那麼短的時間內——」）

（「——我走了，你怎麼辦呢？……」）

馬太艱難地伸手。「禁止抽煙」的牌仍在，烟包竟殘忍地躺在那裡。他困難地咽了一口

唾沫。腿上的劇痛已麻木。汽油淙淙。

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能模仿每一件東西。

可是有一件東西，能造成每一件東西。

他抽出一支烟放在嘴裡，發抖的手拿着火柴盒舉到嘴邊。

你們聽着，事情再來過一次，我仍然會煞車，我不想做什麼英雄。我只是想他媽的抽一

根烟！

火柴頭在盒沿上一劃而過，跳出一顆永恆的火。

隨着那一响，山坡下的木屋區中有人看見坡頂長出了一顆大火球。便在此時。那個躺在

白線上的人發出了一絲呻吟，像是在安慰什麼。

運氣

「古城之戀」之九

我不相信「命」，我卻不否定「運」。照我自己的解釋：運就是運氣，有好有壞；這要碰機會，或者是機緣。說來好笑，在我一生的行事中，我常常會訴之於機緣。遇上了它，我就接受，擇善而固執的幹下去。因此，我就不喜歡在事先過份去考慮得失，讓命運去爲我安排罷！這樣一來，我就少去了許多煩惱。例如我的婚姻，便不會多作週詳的考慮，從訂婚到結婚，只有兩個月而已。所謂訂婚，也很有趣。元旦假期，路過一間照相館，廉價贈送放大，我們便進去合照了一張相片。把相片接回來，掛在宿舍的牆上。朋友們問起來，覺得有點師出無名，脫口而出的說是訂婚相。卅多年來，夫唱婦隨，琴瑟諧和。其次是我的兒女們的大學教育，五個人分別在四個不同的國度，也是基於當時的現實環境。

我的大女兒去愛爾蘭讀先修班，是龍引校友施錦鏢醫生介紹的。她在都柏林，因會考成績優異而升入都柏林大學。那時愛爾蘭的大學招生已開始限制，本國人有優先。她在都柏林大學數學系畢業之後，申請去加拿大深造，不僅有獎學金，而且還有永久居留的准證。到我的第二個女兒在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申請赴加，便只有獎學金而已，永久居留權是到加之後，才申請到的。大女兒在漢彌登的麥克馬士特大學，二女兒在滑鐵蘆的滑鐵蘆大學，兩校相距只有四十多哩，這完全是一種巧合。兩姐妹在提出申請時，誰也不會想到。後來，加拿

大限制移民，去升學的，不能申請永久居留。沒有永久居留的又不能拿到獎學金。我的兩個女兒，棋先一着，不能不說是運氣好。

我會介紹過一些學生到紐西蘭去升學。他們寫信給我，告訴我那邊的生活情形。我覺得紐西蘭是相當理想的，費用也不算太大。於是，我的三女和四女先後都去了。紐西蘭的學校，都是年初開學。她們還在培中高三讀書的時候，便提出申請，畢業之後就去進先修班。我對於紐西蘭的學校，完全陌生。兩個女兒去，隨那邊的朋友代找學校。可能是運氣好，那兩間中學都不錯，加上她們自己也很努力，二個人都只讀一年先修班，就進了大學。聽說有一兩位同學讀一年先修班之後，考不上大學，怪我不給他們介紹好的中學，這真是冤枉。我也無法分辯。

四女赴紐之後，紐西蘭當局改變了辦法：要赴紐讀先修班的，一定要具有九號文憑。九號考試通常要到第二年初才公佈。這時開始申請，便就誤了一年。說不定又超齡了。華文獨中高中畢業生赴紐西蘭升學之門，不關自閉。於是我的獨子亦樂便無法赴紐升學了。幸好我剛到馬六甲時，介紹了一些朋友們的兒女到英國去升學。他們在英國幾年之後，對於那邊的情形相當熟悉，建議我早一點為亦樂申請赴英。培中董事會副主席楊柳青兄的女兒瑞玲，也是培中畢業的，就在她就讀的那間學校為亦樂申請了一個學位。英國的學校是秋季始業，先向校方請假半年。年底在培中畢業，同時也考了九號文憑，年初就去，到英國去讀十一號。培中的數學程度非常高，他在英國只讀半年，便考得兩科高級教育文憑的數學優等，再考上其他一科，便有足夠的資格進大學了。

華文獨中既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英文程度自然受了若干限制；加上傳統的注重數理化，我的四個女兒到海外升學都是讀理科。大女三女讀數學，二女讀物理，四女讀化學。數學全是會錦祥兄一手教出來的。亦樂要讀心理學，又怕趕不上，便同時主修數學。三年之後，他還是拿到了心理學學士。再赴加拿大，一年拿到碩士學位。這時，英國大學的學費已一加再加，決不是我所能負擔得起的。亦樂算是又棋先一着，我的運氣真好。

除大女是在龍引就讀之外，其他四個都是培風中學高中畢業的。緬懷往事，我對於培中以及培中的老師們，免不了有一種感念之情。在培中十年，培育了自己的兒女，還讓他們完

成了高等教育。到今日，如果加上我自己的那個學位，在我家已有十個學位了。

講起我到馬六甲來，更是巧合。當我有意離開龍引的時候，我有一位學生受託來探聽我的口風。既然我想換環境，何妨去培風中學？我認爲可以考慮。後來另有兩處地方也來找我。在我心中竟似「有約在先」，便予婉辭。到培中董事會正式來邀約，我便立刻答應，完全沒有考慮。十年下來，我非常慶幸我作了不會選擇的最好選擇。

再回到我去龍引，也是機緣。我的原意本不是到龍引做校長，而是想到另外一間中學去教書的。

諸如此類的一連串的好運，累積起來，變成了我的好命。不過，我始終認爲成事雖然在天，謀事卻仍是在人。我消極的接受命運的安排；之後，我就積極的實幹、苦幹、硬幹！決不坐以待「命」（運來支配）。

我想：在心理方面，我是「不求甚解」；在精神方面，我講求適應。有人說，華人最會適應。不管確否，我一直提倡設法適應環境的。適應不是遷就，更不是屈服；適應是要在新環境中能够獲得成功。

在奮鬥的過程中，總有一些「人之力所不能及」者，那就靠運氣了。我們祝福別人，有用「一帆風順」的。因爲風的順逆，我們無法控制，不能預測，只好碰運氣。我在培中十年，運氣可以說是非常之好。有許多事，在今天來回想，仍在深自慶幸。

有許多意外保險的推銷員，常常來學校裡招生意，要我替全校學生保險。萬一學生發生意外，校長就沒有責任。例如來校時路上碰上了車禍，上體育課時折到跌傷，都可以要求賠償。有的賠償是要法院裁定。那就是說，先要控告校長，由法官判決要賠多少，然後由保險公司照付。

我非常反對這種方式。學生家長控告校長，爲的是好要求賠償，完全違背了我們華人的尊師重道的傳統。那些推銷員多是危言聳聽的過份誇張各種意外的發生，強調校長對於這些意外所應負的責任。我不時被問到：萬一學生在學校活動中發生了意外，校長怎麼辦？如果有保險，就甚麼都不用怕了。我的答覆很簡單：首先是通知家長。最簡便的辦法是送回家去。不然，在取得家長的同意之後，送去醫院。

也有推銷員問我：難道從來沒有發生過甚麼意外嗎？大的意外，的確沒有發生過。輕微的意外也不多。

「校長的運氣真是太好了！」
也有人說：這是校長的福氣。

運氣是個人的。個人的好運，能够庇蔭到別人時，便是福氣了。我不敢說是有福氣，運氣倒的確不壞。在十年之中，一兩千學生，校內校外的活動有多少，不講別的，每天上學放學，隨便不小心，就可能發生車禍。在我的記憶中，便只有這麼一次。

有一位老師請假，某一班因而提早放學，這是常有的事情。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有位家長來校，說是他的兒子昨天放學之後和另幾位同學一起出去玩，有一位同學被車撞倒，相當嚴重，當即送去醫院。我和兩位訓育主任聽了心都慌了，立刻打電話去那位受傷同學的家。查明昨日放學之後，他先回家，和家長講明才離家外出，我們的責任就輕了一半。不過，我們去醫院，看見他躺在病牀上的情形，我們的心情卻沉重了十倍還不止。

他無知無覺的睡在那裡，一動也不動，手上脚上都接有輸送養料的管子。每隔幾分鐘，手或脚會彈動一陣。他的父母坐在牀邊，滴着眼淚。我不知要用甚麼話來安慰他們才好。他們不僅不責怪他人，反而非常感謝我們來探望，認爲是不敢當的。他們有一種迷信的想法，認爲是犯煞之類。因此，也就可以逆來順受了。

我卻一直在心焦。他那裡是一個病人，簡直像一條蟲一般。一連幾天都沒有恢復知覺，我也就一直在爲他担心。大概過了一週，竟爾出現了奇跡，他恢復了知覺，不久就出院了，後來又回到學校來繼續讀書。

在校外發生的交通意外，可能還有幾件細微的。在校內，曾有一件令人極其驚懼的，那是發生在後操場練習運動節目的時候。一位同學在談天，忽然飛來一枝鏢槍直向着他射。經別的同學一叫，他還不會轉過身時，那枝鏢槍已斜插入他的背上。我從辦公室走出來，一眼看去，人都僵了。有幾位同學扶住他，另外還有一位同學扶住他背上那枝鏢槍。現在閉上眼睛，還可想到那令人心痛的景象。他本人倒神色自若，毫無痛苦之感。

我和在場的幾位老師商量，真正是束手無策。我們不敢把那鏢槍抽出來，怕血流不止。

又想不到一個恰當的辦法可把鏢槍鋸斷。

不久，救傷車來了，車上的負責人也想不出辦法。最後只有讓他平躺下來，連人帶鏢槍一起送進醫院。我跟着抬牀走，看見他伏在牀上，背上斜插着那枝鏢槍，由一位同學扶着那枝鏢槍，別讓它擺動以增加他的痛楚，心中真正不是味道。

醫生來了，診視了一番，雙手將鏢槍輕描淡寫的抽出來，想不到連血都沒有流一滴。他留院數天，那位擲鏢的同學守了他兩夜。

如果他不轉一下身體，那鏢槍可能就正插入脊骨，那就嚴重了。幾年之後，仍有謠言，說是培中有個學生像掉鹹煎餅般被掉……。

想不到禍不單行。幾天之後，又有一位女同學被鉛球擲到，滿臉是血。我看了真是要呼天了。怎知吉人天相，竟只擦傷一點表皮而已。連醫院都不必去，塗上點紅藥水就好了。如果再下一點，擦到眼球，那就糟了。

有一位同學自己跑去練習器械操，竟折了脚。有位職員看見，立刻送去看折骨醫生。他好心說：不要緊，學校可以負責醫藥費。那位受傷的同學家境不錯，那位醫生又與她家相識。因這句學校可以負責的話，卻憑添了一點麻煩。這不是在學校規定練習時間發生的意外，學校根本就沒有責任。其次，學校向來就沒有負責過任何師生意外的醫藥費。此例一開，以後問題就多了。這時我才想到學生意外保險的好處。然而，就為了發生過這麼一件意外，便要每年為一千多學生來保意外險，徒然增加學校一筆負擔？

儘管意外的事，發生不多，卻都是「只差一點點」，便不可收拾。可能終身殘廢，可能失明。這「只差一點點」，便是運氣。

培中校園，有許多松樹。松針堆在屋頂，積水不散，有位印度園工志願爬上去掃。某次失足，竟從屋頂上掉下來。我聽了大驚，事務主任王群良兄說：不要緊，沒有事情。我要群良兄給他幾塊錢喝茶，以後別再要人上屋了。

在修建器械操室的時候，也有一位工友從高架上跌下來，也是太平無事。另有一位裝電綽的工人，同樣在器械室的屋頂上滑下來，滿臉滿身是血。看上去好像面型都變了。有位同事連聲說：完了，完了。我要別講得這麼不吉利。送去醫院檢查，受傷不重。僱主有買勞工保險，他領了一筆醫藥費，還有幾天有薪假期。

！培中器械操室竟成了一個多事的地方。好在都是有驚無險；仍免不了有人疑神疑鬼，說是犯衝犯煞。我便開玩笑說：我這個校長陽氣大，福星高，可以壓得住。

到了擴建禮堂的舞合時，神怪之說更多了，承包建築的工人，不知遭遇了甚麼，曾經在禮堂後面祭拜。據說是犯了拿督；而拿督就在腳車棚那個大樹下，正是我每天停放汽車的地方。我原不想專闢一格爲校長放汽車，因爲其他老師們的汽車都沒有固定的地方可停。後來在零食攤對面劃出了老師停車的地方，我才在腳車棚中空出一格來。想不到這兒竟是拿督公的聖地。幾年下來，相安無事，到擴建禮堂才出了問題。有位老師在家中的沖涼房無故跌倒；有位老師的丈夫突然生病，有位老師的女兒被刀割傷……幾乎所有的意外，都歸咎在犯了拿督。想不到拿督公對我倒另眼相看。在公的方面，校務一切順利；在私的方面，家人平安，兒女們在外就業的升學的，都很順利。因此，我便講了一句大話：你們別相信這些。如果真的有的有甚麼，難道不找我這位校長嗎？於是，又有人對我說：

校長，你運氣好，福星高。

現在想起這些瑣瑣屑屑的事，雖是有趣，也不得不說是運氣好。只要有一個萬一，便不好受了。

最後我還想再提一件事，證明我的好運。我忘記了是我到培中的那年，還是第二年，馬來亞電視台聯合邦蕉風月刊社舉辦全馬中學生文學常論比賽，培中沒有學生報名，社長是黃崖老弟，打了幾個電話來，要我派人參加。報名日期已過，仍可特別通融。如此盛情，不可辜負，只得答應。一時不知選那一個好。走出校長室，看見外面有幾位同學在談天。其中一位大概代理過學生周報，我便要他跑一趟吉隆坡，反正吃住有人招待。他聽了，張大嘴，伸出舌頭，然後說：「我一點也不懂！」我告訴他不用準備，而且又是週末，不必缺課。我寫了一封介紹信，告訴他吉隆坡的地址。三天之後，他滿臉笑容的回來了，他得了第一名！這的確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因爲有一間學校，志在必得。校長派了華文科主任跟着學生前往，隨時面授機宜，當場指點，結果竟不如人。

我的家鄉有句俗話：狗戴帽子——碰中的。這個第一名，真正是碰運氣碰來的。由此看來，我的好運，豈只是逢兇化吉而已？

學與思

鄭百年

天劫

——記 Pompeii AD 79 展覽

「Pompeii AD 79 生活重現在皇家藝術學會。」打開每日郵報 Daily Telegraph，常常可以看到這句標語。標語旁邊有一張公元七十九年的半身畫像；一個略帶鬚鬚的男人，大眼睛，白衣服，手捏一卷東西；旁邊是一位大眼睛的女人，頭髮卷曲垂額，略帶微笑。這就是 Pompeii AD 79 展覽的宣傳廣告。

早在離開吉隆坡以前，我們就聽到 Pompeii 這個名字；到了意大利的時候，由於時間上的匆促，只好放棄實地參觀 Pompeii 的機會。

「沒想到在倫敦還有一個機會，讓我們去認識 Pompeii！」第二次發現這則廣告時，我很高興地對玉說：「看看天神如何埋葬文明。」

「恐怕你們要排上兩個小時的隊伍」Inkster 勸告我們：「才能看得到。」

「兩個小時！」我們都吃驚地叫一聲：「已經展覽了二十多天，還有這麼多人嗎？」
Boxing day 那一天，冒着嚴寒的北風，我們在人們慶祝聖誕節的隙縫裏，一大早就乘了

稀疏的地下火車，擠進]Piccadilly的皇家藝術學會Royal Academy of Arts。

皇家藝術學會是座舊式的巨型建築物，變層，典雅；前面有一片很大的廣場。廣場中央高高地站着一位千年不朽的藝術家，在風雨之中譜聖樂，在烈日之下揮彩筆，留下一樁一樁的天地。抵達藝術學會時，我們發現，原來還有許多聰明人，擠進聖誕節的隙縫，趕來參觀文明的葬禮。

買了一份說明書，拉高 Pull over，我們豎直身體，就插進長龍的尾巴去。排隊的人並不算多，四排，每排大約二百多人；我們就排在轉折的尾巴上。露着天，我們就好像半截尾巴攔在深淵的小魚，冷得直抖瑟。

「幸好今天的人不多。」半小時後，我們游到了進口處，深深地噓了一聲。

「成人一鎊，兒童及學生六十便士。」我一面噙着告示，一面說：「收費很貴呢！」

「雖然很貴，可是……」玉最會啃數字：「從十一月二十日開始展覽，到前幾天滿一個月為止，一共有十五萬人來參觀；換句話說，每天平均五千人——這是報紙說的。」

踏進門口，擠入人潮；一股熾熱的火山溶岩向我們迎面撲來。舉頭望過去，是一幅 Pompeii的地形圖——蓬貝 Pompeii，意大利長靴靴面上的一個小城市，一面臨海，一面背山；

公元七十九年，給她滋養，讓她創造文明的威蘇依烏士山 Mt. Vesuvius 舉起兩隻手，把滾熱熱的紅血塊從心臟裏猛挖出來，就像今天我們看到的情形，痛心地把人的文明熱熱地燙死、煎死、埋掉。

「這座山就在蓬貝的西北部；」我一面看着壁上的巨型圖，一面指着手說：「火山溶液噴出來的時候，向東南的風勢正好把溶液聚集到蓬貝來！」

「埋葬了蓬貝，」玉看着說明書，說：「也埋葬了西邊脚下的 Herculaneum 城。」

威蘇依烏士火山於公元六十二年二月五日發生猛烈地震，但是，沒有人知道那是她發怒的第一章。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早晨，天空一片清澄；十點多，她突然舉出雙手，憤怒地猛捶心臟，同時，張開燙紅紅的嘴巴，噴出一股一股憂鬱、悲痛所纏結而成的火鍊和紅烟。她是位不會說話的嘔神，她愛護人類，她滋育人類；但是，她忍不住最後的憤怒，就在那一天的十二點，把多年來鬱結而成的赤紅血塊，整嘴整嘴地嘔吐出來——埋葬你們呵，人

類！埋葬你們呵，文明！用我的心臟，來摧毀你們；用我的血塊，來埋葬你們。

當天的黃昏，蓬貝的火山溶液高達六呎深。威蘇依烏士山集中她的威力，向東南方嘔吐；躺在她東南方的蓬貝，就像躺在砧板上的魚片，任由她吞噬。除了小部份勇於向天神挑戰，向海面逃亡之外；全體蓬貝的男女老幼，陪着他們的文明，很快地，就沉進十二呎深的溶液裏。

擠在人叢裏，就好像擠在火山口一樣；拐過那狹窄的甬道，我們冒過溶岩，來到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的蓬貝。

「這樣大的一座城！」望着平豎在牆壁上的那副橫可五十呎、直可二十呎的蓬貝立體復原模型，我們不禁異口同聲地嘆了一聲：「密密麻麻的屋子，簡直是一個現代大都市。」

蓬貝最初發展的時候，佔地只有二十四英畝，人口大約二千至二千五百人；到了公元一世紀，這座城擁有一百六十英畝的發展地。整座城大約有三五條主要東西橫街，及南北直道；橫街直道之中，還又上了許多巷街。東南角是個橢圓形的巨型露天運動場，運動場的四周都是階形座位；西南角靠海處，是 *Venus* 的神廟和一個論政的露天廣場；靠南之處，有一個半圓形的舞台，還有一座 *Iola* 的神廟；城的中央，是 *Augusta* 的神廟和浴場中心。此外，還有一座市場和無數的商店。

「這座城市的發展，」玉很快就了解：「一定是經過詳細的計劃的。」

「公元前後一世紀的大工程！」我驚嘆地說。

「玻璃櫃裏有兩件東西，很多人在看。」玉拉着我的手，說：「我們過去！」

第一室的中央有兩座玻璃櫃，一座比較小，一座比較大。小的玻璃櫃裏，是一隻石狗，四脚朝天，身體卷曲，頭額朝地，露出幾十根狗牙——火山溶液埋葬牠；牠在狂吠，牠在掙扎！大的玻璃櫃裏，是一位化石的婦女，伏在地上，一隻手遮眼，一隻手托額，兩脚直伸——創造她、滋養她，而又埋葬她；她不相信，她千個不相信！

「爲甚麼是那麼的無情？」站在玻璃櫃前，我一直在想：「爲甚麼又要創造我們？滋養我們？」

隨着人潮，穿過第一室，我們踉進第二室。

第二室所陳列的，以蓬貝的人像及生活圖爲主。報章廣告上所發表的那張蓬貝夫婦畫像，就擺在入口的拐彎處——着色偏於黃、紅之間；女的着紅褐色大衣，頭髮左右分，橫繫髮辮，手捏着一根似乎是髮夾細木條；男的黑髮，白衣，領子很高，除了下巴鬚子外，鼻樑下還有兩束左右小鬚。這是蓬貝某宅的男女主人畫像，畫得非常細，色澤也很調和。

夫婦畫像旁邊，擺的是一幅少女側面圖，似乎是在閱讀，又似乎是在頌經，兩隻眼睛，就像兩道探射燈，直射着左角的斜板書架；文靜，虔誠，是這幅畫最成功的地方了。

除了彩繪圖畫外，蓬貝藝術家還喜歡利用各種顏色的細珠塊，砌成各種各樣的生活圖。最大的一幅是圖三一四——一位劇作家，拿着一部劇本，坐在椅子上，向前面兩位演員講解劇本，中央站着的是一位貴族婦女和侍從，後面站着第三位演員，舉起雙手，由一位侍者幫助他穿上台服。色偏紅褐，人物刻劃生動。蓬貝人喜愛戲劇，這幅圖畫，正是他們生活的寫照。

「他們有很高的藝術水準。」我說。

「是——」玉拉長音調，說：「你看，這幅水族圖，更是生動！」

舉頭望過去，是一幅以淺黑色爲底的水族圖——中央一隻八爪魚，七八隻手脚捲着兩隻龍蝦；四周分散着各種水族，有鯪魚、墨魚、小鯊魚等等，總數在二十種之譜。蓬貝靠海，一部分人民靠漁業爲生，所以，他們認識的魚類非常多。

除了上文所述的，還有騁馬圖、鬥牛圖、航海圖、婦女騎牛圖、舉樂圖及群獸圖等，滿目琳琅，目不暇給。

「高度文明，毀於一旦；」參觀了這許多精緻的藝術品，我不禁嘆了一聲：「是天意？還是人孽？……。」

第三室展覽的主題是蓬貝人的庭院。

寓藝術於人生，似乎是蓬貝人的生活特質。除了在屋宅內佈置各種圖像外，他們的庭院，似乎也充滿了濃厚的藝術氣氛。長方形的庭院，花草草草分成兩排縱隊，靠在兩邊；中央站着一張大理石圓桌，桌旁兩旁豎起七八呎高的兩根大理石條紋柱，柱頭雕着兩尊人頭像——蓬貝人的庭院，是花匠、雕刻家合作的起點。

庭院的四周環着一條相當寬的迴廊，迴廊之內就是各個住宅的單位。迴廊和庭院交接的地方，除了種着各類的花草之外，還很有規則地分散着各種大理石藝術作品，有的是半身像，有的是全身像，有的是獸像；好像一串連珠，把整個迴廊環串起來。

迴廊的屋簷，似乎以一家爲一單位，分別懸掛着一個大理石人頭雕像；第三室所展示的一段迴廊，就一共懸掛了三四個人頭立體雕像。迴廊內側，常常供放着各種藝術作品，有的是大理石雕像，有的是黃銅鑄像。

「你看，」玉牽着我的手，指着說：「這兩隻狗在攻擊一頭山豬，雕得像極了。」

「山豬的牙齒，狗尾巴的毛，全都看得一清二楚，」我驚嘆地說：「那是用黃銅鑄成的！」

「他們應該有相當悠久的歷史。」玉說。

蓬貝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六世紀去，那時候的蓬貝人，似乎完全受希臘所影響，包括政治和文化。公元前第五世紀，希臘人連合 *Syracuse* 戰勝 *Elrigens* 後，蓬貝由希臘的殖民地，擢陞爲希臘的版圖。面積只二十四英畝的蓬貝城，這個時候，進入極速發展的階段。嗣後，蓬貝人時常受到外族的侵擾；其中，最著名的一族的沙伯利安人 *Sabellians*。

「我們到第四室去罷！」玉提醒我。

參觀的人似乎愈來愈多，大部分的人都排隊，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向前移動。我們在第三室逗留得太久，無法追回原來的隊伍；於是，只好隨着另外一小部分人，東看西望，四處遊擊。

第四室展示了蓬貝人的住宅模型、部分家庭裝飾，以及一部分作戲的冑甲。

蓬貝人的冑甲相當精良；他們用銅片鑄成銅盔、銅面罩、銅肩甲以及銅腿甲。這些冑甲，除了飾上花紋外，還鑄上各種人頭像、作戰圖等等。在這些冑甲的旁邊，擺了四尊作戰小銅雕；四個全武裝的軍人，一手捏銅盾，一手提銅矛、銅刀，擺出各種作戰的樣子。

「人類是好戰的！」我小聲地對玉說：「蓬貝人也有這些武器。」

「人類文明，毀滅，毀滅——」突然，我心裏說着：「是誰毀滅人類？天？還是人？……天意，人孽。」

公元前二百九十年，羅馬政權統治了整個意大利半島；這時候的蓬貝，正逐漸進入顯著的階段。農業、商業，是他們的經濟命脈；尤其是蓬貝的碼頭，新爲她帶來蓬勃的生機。

在第五室參觀過了神秘會堂Hall of Mysteries之後，我們隨着人群，擁進第六室。第六室是蓬貝人的商場。在中央的長方形玻璃櫥裏，我們看到他們各種各樣的度量衡，似乎都是用銅或鐵鑄成的；我們也看到他們的貨幣，圓圓的，一個銅板一個銅板，二千年後的今天，還嗅到黃銅味。

「他們有圓規、直角尺。」是玉先發現；拉着我的手，小聲地喊着：「還有鉋、鎚，和尖筆！」

「……」我讚賞地搖着頭，一句話也說不上口。

蓬貝人的商業非常發達，他們有通商的大帆船，來往於地中海附近的各港口，溝通商品。他們的度量衡多樣化，秤錘甚至於是銅鑄的半身人頭像。他們至少有十種以上的不同票面價值的貨幣，有的是銅鑄，有的是銀鑄，有的是金鑄，一面是半身人頭像，一面或是全身座圖，或是建築圖，或是文字圖。

「他們有很多酒器。」看着壁上那許多大大小小的酒器，我不禁喊道：「他們酗酒！」

「有錢，而又酗酒……」我心裏不停地在問：「人類往何處發展？往何處發展？」

除了地面上的住宅外，蓬貝人幾乎都有地下室。考古學家在發掘地下室的時候，發現地下室所陳列的，幾乎清一色的都是各式各樣的酒器。這證明他們愛釀酒，好酗酒。

「這麼大的酒器。」望着那些五呎高的陶製酒器，我心裏一直在嘆息：「怪不得要作孽。」

公元前一世紀之際，蓬貝曾經被捲入兩場戰爭；這兩場戰爭，除了影響蓬貝的領導階層外，也影響了蓬貝人的生活。在領導層方面，驕恣跋扈，虐用人民；在社會生活方面，養成百姓們好戰的習尚。

「呵！」突然，我想起了第四室的冑甲和武器，又想起了老子「天地不仁，以人爲芻狗」的話，心裏酸痛地在想：「創造他，製造他；又毀滅他，又毀滅他。」

「快十二點半了。」玉看着半走半不走的腕錶，提醒我說：「我們得趕快點。」

「參觀人類文明，怎麼可以這麼快！」我一面說，一面陪着玉，走進最後一室——第七室。

「看！」玉驚喜地指着說：「他們有很漂亮的戒指，用玉石和金做成的。」
順眼望過去，我看到好幾隻戒指，兩隻鑲着玉石，一隻全金，製得相當精細。戒指的旁邊，擺着好多對耳環，精細，而又奇巧，相當可愛。再過去，就是手環和項鍊。

「把手環打成一條小蛇，」我指着一隻用黃銅製成的戒指，說：「真是他們的奇想。」
「那邊還有一隻，」玉接嘴說：「打成兩條蛇相環抱呢！」

項鍊，大約展出整十條，製得非常精細；二千年後的今天，似乎還能够震懾於他們的傑出工藝。

「這麼精緻的文明，」我一直在想：「創造他，製造他，又爲甚麼毀滅他？毀滅他？……是獨狗可憐？還是天意不仁？……天意，人孽。」

「很多髮簪！還有好幾面鏡子！」玉很高興地緊握我的手，說：「那個梳子，簡直是中國人的！」

「那邊還有玻璃杯，玻璃瓶，玻璃壺，」我狐疑地自言自語：「那時候就有玻璃手工業嗎？」

「還有四顆骰子，」玉幾乎喊出來：「象牙做成的！那不是中國人的嗎？」

「文明，真是了不起的文明！」我想着：「有酒，有戰爭，有金錢，然後……。」

走到最後一個櫥窗，我們看到許多人在那裏徘徊，有的坐在那裏休息，有的站在那裏閱讀說明書。出口處有一個櫃台，台內站着三幾位小姐，台外圍着一堆人，他們忙着在交易文明紀念品，準備把活埋過的文明擺在家裏的牆壁上。從我們來的地方看過去，成堆成堆的人，擠着一個個的櫥窗，數着活埋過的文明，就像數着自己的家珍。

站在出口處，回想起崇高的人類歷史文明，突然，我想起舊約的一段故事，人類有了人孽後，上帝發怒地對他們說：「你們必須依賴你們的勞力，辛苦工作，來維持你的生命。在你們的前面，到處是荆棘和雜草，你們就吃着這些草葉過日子。你必須流血流汗來維持你們，直到你們死爲止。然後，你們回到你們所來的土地裏去……。」想到這裏，我的眼眶不禁

漏了！

「創造你，又毀滅你！」我的心一直在喊：「天意，人孽；人孽？天意？依賴你的勞力，辛苦工作，來維持你的生命。荆棘、雜草，賴以爲生……。」

經過入口處，我緊緊地捏着王的手，望着那座撕裂了紅嘴巴的火山，心裏一直在跳動：「流血流汗，直到死，然後，回到火山口去，回到土地去。」

「天意不仁，註定毀滅……」走出皇家藝術學會的大鐵門，我不禁想着：「人呵，人！應該如何奮勉前進！應該如何免於人孽！」

「我們把它擺在家裏，」玉指着剛買的紀念品說：「好好珍惜它。」

元月二十五日

註：Pompeii AD 79展覽延期三月十三日結束，報載參觀人數共七十萬。

輕描集

肥

關於肥，吉隆坡某人說：「由趙飛燕，一變變成楊玉環。」才不過十幾磅，好像說時遲那時快的。我沒有福氣有這類煩惱，去年歐洲回來至今，重了十五磅整，也看不出來。只是開始有肚臍，騙不了自己，唯有天天做運動。何小姐是豐滿之人，嘆曰：「圖多兩個鐘頭，都會肥成磅。」大概瘦也是一種感覺，一種對自己的信心，越急越沒有用。麥女士說個笑話：「岸邊嘅人好奇怪，吓，點解呢個女仔咁得意，係水度手脚都有郁，浮浮下就浮咗埋嚟。」女主角乃何小姐，因為圓嘟嘟，所以別人游水，她浮水也。何小姐氣結，可是氣她不瘦，認真有符。

大波蓮和母與女

既然寫開刻薄的東西，不妨再寫一些，輕鬆一下也好。大波蓮也是麥女士何小姐等人先叫的，此人是學校女同學，美國妹，胸部特巨。我們學校的桌子是齊胸的，大波蓮有個習慣，過檯和同學說話時，喜歡將自己一雙豪乳擱在桌面上。麥女士罵道：「睇你就衰，一擺就

擺咗係度，難有賣咁。」我的形容認是「如釋重負」。

至於母與女，和大波蓮剛剛相反，「前後兩邊都係背脊」之輩也。母與女其實是有乳女。有次同學聚餐，大家都變變對對出席，只有黃愛文孤家寡人，於是被我取笑。黃愛文辯曰：「唔止我一個，母與女都係一個人。」別人聽到一頭霧水，母與女明明兩個，怎麼會是一個人。

我不介意寫略帶黃色的笑言戲語，不過都是廣東方言，對不會廣東話的讀者不公平。這回與之所至，下不爲例，下不爲例。

醒目

做人不必過精，醒醒目目就好。但是醒目是十分困難的，在自己範圍之內，有限度，份量適中，恰到好處。說話有紋有路，趣味無窮，有幽默感，識得自嘲，然而不能流於自憐。要玲瓏，不能剔透。入到屋裏一室生光，但是千萬不可以喧賓奪主。穿得自然有緻，卻非奇裝異服。含蓄之中處處有角度，使人舒服愉快。不能囂張，不能時時不忘自我表現。所以你看，絕對不是容易的事。而且一不留神，就變成過於精明。那是令人討厭的，一個人一旦使人覺得叻過頭，就是不知自量，以爲自己是頭號人馬，霸道橫行，無法無天。真正有料之人不會天花亂墜，以爲自己精過衆人而旁人一目了然，是自暴其短，功夫不到家之至。

醒目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像我輩，只好退而求次，希望不至於被過精者牽鼻子走就好。其實儂未嘗不妥，我倒喜歡儂佬儂妹，起碼得啖笑。笨就笨，笨是周轉不靈，好像被關在小箱子裏，令人心煩意亂。當然最不敢領教是半桶水，只聞其聲而不明其情，內容空洞，聲大夾惡。再想一想，叻過頭也是半桶水。叻過頭是對半桶水比較禮貌的稱呼。

等位

近日頭上茶樓酒家，受盡等位之苦，對以往的爭位搶食，十分懷念。當然當時是不喜歡，現在回想，其實也是生存的道理。行得快有，行得慢冇，根本合情合理，搶不到只好怪

自己功夫不到家，惟有再接再勵，希望下次運氣較好，或者出手較別人狠及快。美國人不能明白這種樂趣，他們主張坐在酒吧間等一兩小時，未食先醉。或者對他們，這也是開心的罷，我也不可能明白。我只想快快食完，去開比較靜的咖啡店叫杯茶叫樣甜品，看看玻璃窗外過路的行人，談談舊日趣聞，然後早點回家上床睡覺。

今夏流行

霏立說，今夏流行鮮紅鮮黃鮮綠，那麼我只好對不起，暫時不流行了。實在那一個夏天不流行白，不流行象牙色，真是多餘。翻開男士季刊，也是這樣說，只不過注重質地，天鵝絨和紅，看起來涼爽就好，那裏還敢大紅大綠，又不是十七八歲可以賣弄青春。還教人買軍裝褲「故意買大兩號，配特長皮帶繞腰兩次」，那模特兒穿了倒非常好，其他人穿恐怕沒那種效果。男士季刊並不是絕佳的時裝雜誌，比起歐陸用的差得遠了，大概只有介紹夏裝還可以。而所有的時裝雜誌都是最引人虛榮的，尤其是自己經濟能力接近最高邊沿的東西，可以買得起，問題只是捨不捨得買，雜誌專門找天仙化人的模特兒穿這類衣物引人上鉤。有時我也虛榮，不過還好尚有自知之明，華衣美服讓我一穿就變成曇花一現，而且穿了也沒甚麼地方去。如果年年夏季有錢去法國南部渡假，兼往蒙地卡羅豪賭，那又不同，現在只不過看電影，去泳池晒晒太陽，何必花無謂錢穿戴。至於冬裝，我是不敢奢望的，在屋裏開了暖氣喝杯茶讀本書，不必出街就好，還想怎樣呢。

何樂良
輕訴集

聽我楚狂聲

如果生是一種悲慘與折辱，天地長久，爲何人死人生，哀哀不絕？如果看破紅塵是一種出世之懷，我又爲何不能拂俗世而去？如果衆生仍悲泣，我又如何停止我底掙扎？如果家是夢，何以成形？如果情令人傷懷白髮，我怎樣去完成我底一生的狂名？我立着，蒼生裡，悲着，哭着，憤着，哀傷着，只因天下仍大亂，戰國仍在，春秋懼人。寂寞、痛苦、貧窮、仍舊在這可怕的社會中生根而結菓，結菓而成精，爲害人間，這可愛而可悲的塵埃啊，臙臙而來，臙臙而去。豪傑來了，豪傑去了，何處何處？是武當？是崑崙？是但丁的地獄，是天堂？一個人如何擎天崩？天崩之後，地將平，人已亡，恩怨將死。我說的：我活過，那麼苦、那麼絕望。

從我真正能嚴肅地思想的時候，我就生活在一個可怕的寂寞世界裡。空虛之感撲我而來，用何法以滅之？書本？友情？戀愛？蒼生之悲？家國之痛？皆只能填我一時，而不能永恆地且完整地佔領我。想過自殺，想過做杜甫，想過流浪，想過做一個偉大的情魂。現在甚麼都不是，不是不是的，我只是一個面目猙獰的讀書人。

所以大學是我的全部，所以朋友給我太多的希望與傷心，所以愛情是自刎，詩是王朝，世界是目標。我須要知識，知識不在大學裡，只在我底書本中。求知是夢，倘若我一息尚存，必向這方向走去，捕攫這一生的願望。不，書中沒有黃金屋，書中也沒有顏如玉，書中有我的生命、我的血液、我的音樂。苦苦盼望，黑髮入神，我永恆等待着我不願的一刻。

我知道我不能躲避罪惡，實在地，我生活在罪惡中。耶穌不能洗罪，尼采也是錯的。誰也沒有對，沒有答案。那麼就讓我探索吧，儘管是如此神秘，如此憂鬱。讓我看看，神的模樣。

心靈尙苦，但信仰是迷人的；愛情尙傷人，但卻是醉人的。展望未來，埋葬過去，這就是我現在要做的嗎？我真正要做是那一條重復的歷史？歷史的答案？答案的可疑，我有機會重訴一次？用一杯酒，向身後名。人間萬事，長恨復長恨，我算得了甚麼？算得一棵蒼老的樹。

生活要是在唐朝，或者現在的美國，甚至八世紀的希臘，我會用我的狼麩與純潔，紊亂真理。花開花謝，皆不是我底容顏，我底容顏在天上，月裡，雲間，我底詩中，那麼現實是怎樣一回事呵？曹景良蕭亞德蘇桂真林聯光梁莎莉李月嬌彭新安王天才李錦萊鄭觀佑歐陽麗觀吳海涼李英華黃繼豪李樹山陳金英 Kanaraja Yew Jia Ong Mystical Reese Edith 陳祖耕 Pauline Elizabeth 陳春華陳玉英郭玉青潘慶松關錦明黃漢忠謝炳栢陸景雄馮玉瑛陳詩祺 Janette 曾坤豐 Zakaria 余云天 Pateh Kassim Roslan 譚蓮善鄭煜忠黃國振鄭敬昌。這就是現實。這就是現實。或者有夢，夢中都是現實，給人希望，使人絕望。

文化像我的手腳，彈動不得。它有什麼價值？價值連城。城又有何價值？那就沒有人可答了。向甘地看齊。向伯夷叔齊學習，婦道，貞操，中國人，青銅時代。自古以來任何時代觀念主義生活都令人厭倦。此時更甚。此地更甚。此人在感覺更甚。人類將滅亡，衆生不再悲泣？何時是美麗的新世界？我再重讀司馬遷，或者莎士比亞，笑塵帶，妖殘日，閨情關。何時是美麗的新世界？

殷海光遺世而獨立，終悲慘而死；李敖入世而終入獄；周恩來倦倦治國，是得志的屈原，例子太多，舉不完，也舉不起了。他們都是人，不是神。神能做什麼呢？所以殷海光說：

「如果有神，請你站出來給我看一看！」給我看也好，了我一項心事。那時窗前燈下讀離騷，杯且從容，歌也從容。是非黑白，決於一刻之間。我是古人，抑是來者？我是羅素，抑是達摩？是我。請不要拭殺我的肉體，我的生命。

最近同時讀「羅素自傳」與 Me Lellan 的「馬克思：他的一生與思想」，樂趣無窮。雖然羅素對後者頗多非議，兩人有兩個共同點：他們對人類的關懷和對神的不信任。若人到此兩者的境界，史復何言？能思慮兩者的看法，須要勇氣，須要毅力，須要幾夜長長的失眠。我失眠了，爲了羅素，爲了愛情。

就讓我選擇自己的路吧！這是一條甚麼路？是死路？單行道？羊腸？如果是我自己選擇的，不管朽與不朽，我都認了。如果紅塵尙飄零，我將做一個蒼蒼人。如果生命有續，蒼生快樂，我將還淚天涯。如果家不破，國不亡，我將詩歌天下。如果情孽離恨，戀念膜拜，月探娥眉，我將輕泣山河，魂牽衆生。

稿于七七·七·二十八夜

溫瑞安

蒙古

山河錄第九部份

我要衝出去到了蒙古飛砂的平原

亦要我留住時間

我說連空閒都是殘忍的

我要去那兒找我的兄弟

因為他是我的豪壯

因為他是我的寂寞

一首蒙古的歌像吹了三千年的號角

吹了又吹，吹催老了衣角

但壯志未死。亦說亦楚舞爲妃吧

我說九歌、九辯、九太華

都是悲不能抑的錯覺

那我此去蒙古，成了江南人民

亦要我留住時間

我說白髮催人老呵

到現在還沒有收復中原

今生今世，要等到甚麼時候……

那就讓我楚刃爲兵吧

成爲蒙古鐵馬金戈的一點英秀

而亦化爲大漠風沙的碧落紅塵吧

我振衣而起，爲妳的翠袖玉環

我成爲竹葉，在妳的青上

楚之悟者……蒙古是一記沈厚的雷鳴

我此去別妳！妳淒絕一笑

我說箏彈未完就絃斷了

妳說本來就爲我而斷

我說草原落日

妳說平沙萬里

古之悟者……忽然破土而起

而人過二十，尙未復國

我一首滿江紅千人都流淚

我北去大漠戈壁，尋找我那

突厥古碑旁鎮守的兄弟！

我和他在一起，我要那胡兒

百攻不入那臨漢水的襄陽！

歌聲像大風的古風傳來

我是大氣大慨的遠騎

却因一個想念呆立山頭

我尋尋索索，一個可憐

在武林中一個隱瞞。一個猜疑。

一次亮燈。一首歌唱幾千次

唱的人目眦盡裂

唱的歌還是唱不完！

我要衝出去追逐敵人於萬里之外

平原極目，鷗飛九霄

我說我是那忍不住的弓

要去愛情箭，要去拉滿

要讓美鶩的滿足射出去

成爲一支倒沖上天的瀑布

古之武者，戰死於戈壁

古之舞者，望盡四十州的寒月

我要衝出去成爲一株落定

在輝煌的伊始前頓悟

敗亡是一切奮起的徵兆

那我就成爲古之悟者吧……

像一個女孩子，畫了又畫

還畫不出重樓飛雪

在江南穿過畫樓

聽到一首歌，歌聲有碎玉的蒼涼

知道不是在多水多柳的聲音

而是孤煙直落日圓遠的滾滾遼河

我說蒙古呵你有多久的荒涼

妳輕輕握住我的手說

若怎麼只有一個人

輝煌却是全部？

一個悟只爲握一雙手而不是一隻

雖然是冷涼握住熱

難道就是全世界最冷的傲慢嗎？

大漠苦寒，沙漠苦熱

帶去我的溫，帶去我的涼

把荒漠寫成你神飛風躍的宣紙

對聯是兩面遙相的懷念

彼此望見，但越不過門

乃分左右。……楚之悟者

在汨羅投水之前

哀哀而歌

風動髮襟……也是一悟

我要衝出去到蒙古去長嘯

漫天的飛砂漫天的塵極目的沒有人

蒙古啊蒙古你的盤地守着中國幾千

年，年年又歲歲月月又日日你風捲起天地

乍然的變化變化你的不平變化你的寂寞

變化你的孤寂，成爲一砂一粒仍是你深

漠的蒙古蒙古啊蒙古！

我胸吸千里的風

成爲七歲能騎，十歲能射

成爲郭靖的劍論天下無敵手

成爲驚見那芙蓉一朵

在大漠中懷想江南

我身邊左穿右插有英旗者

有萬山崩而不動亂者

有擒鷹的素手，英秀的巾幗

我們像是一個王朝

在大漠中，不受人原諒

却仍有面對天地驚變的勇者豪情！

讓我楚衣爲祀吧，楚衣爲舞

撫大刀而望神州

天地無窮，人生長哀

在冰雪中我永遠斷冰切雪

萬里無雲，長空一輪清月

妳就爲我楚衣歌一曲吧

蒙古是寂寞的雪

忽然下絳一夜都白了

遠處有胡笳傳來

有老去的壯士

悲歌未徹，衣冠如雪

在遠處深重的唱

像幾千年前的懷沙

唱不完的風沙……

楚之悟者……獨立於大漠之中

是他是妳還是我

在想些甚麼？

寂寞的沙漠

楚人的歌……

廖雁平

成長曲

彼此的期望成了煙水連波
寂寞把我們塑成黃昏歸帆獨航
滿載的榮華富貴人間想望
隨時慘遭旋風後的雨落紛紛
莫非要我成為潮退後的貝殼
永遠依戀沙灘
等待拾貝者彫飾
安適地過着櫛櫛的
生活？

我們的同伴在冷風裡燃燒他們的熱情
意圖要將整塊雪地消融
團結的心使我們成爲茁壯的大樹
人人都是枝枝萌發的新芽
接受露珠的滋潤，陽光的青睞
逐步或長爲蓊鬱的綠葉

當有一天，鐵臂似的枝幹
垂蕩着嬉笑的孩童
鞦韆在我們的搖椅掠過
你笑笑我笑笑

六六年四月十九日

依憑

問妳是不是民初的女子

既知現代無情的號角

轉過頭來探望那有情人的一瞥

許多交待像雙雙跨過馬路

綠燈一亮車子衝了過來

不受驚地我把妳送到路的對面

不管擺渡的人在熱陽下眼乃昏花

我盲目的深情只好行水而去

流到漂泊中的每一座城

在玻璃牆外看妳深深思量

也許就爲了怕告訴對妳想透了冰寒

這像一首歌裡的辭句

說是下雨，窗外濛濛

有人一筆膝前一彈一撥

民初便屋簷般變化現在霓虹的世界

還是有堅守的門，打開了

還是有許多惡壯的浴血

有人一把二胡在手，一拉一推

幾個深夜的伏案想念

靜得僅止一朵音符在獨唱

越來越悠遠

問妳是不是寂寞

孤獨常爲絕世的音容而身滅

挽來妳的碧袖給人意外的佳音

也有意外的絕句，捧着自己的心思

讀進自己血海裡

當妳選擇了水，我選擇了山

我們從浪花和石頭做起

常常相互撞擊

不知彼此在那裡

問妳是不是回來我千百個等待

上課走過傳聞變成催促我的傳鐘

而我又要看天，我的路遠

那故事裡的懸疑沒人愛關懷

自己只好想像是清晨擠公車的人

然後下車呼嘯成最開放的風

問妳是不是民初，最愛穿旗袍的女子

揮舞着一面絕情的小旗

但世俗都是不解的風雪

歷史家的眼神在試探

小說家的人物對白在追問

詩人的筆這樣草草的寫

當妳選擇了愛，我惟有百般依憑

七七年一月十九日

郁藍山

嚮往黃昏

①

小南窗

又掛起一簾

小小的黃昏

來自遙遠的古意

再一次

再一次讓落霞

點成一盞門前的燈火

這麼輝煌

這麼安祥

②

簾動，風起了

悠揚悠揚的風笛

便自樹葉間奏起

一縷炊煙

因而斜度上升

幾隻灰鴿子

在屋頂上

等待黃昏

③

晚雲漸漸褪色

當街燈亮起

總惦記著

小南窗

小小的黃昏

以及，黃昏詩人

那隨風來

也隨風去

的詩句

④

日落，影移了

我的小樓也幽幽暗暗

癡守的黃昏

這樣輕易逝去

才讓人想起

黃昏

是唯一的嚮往

是唯一的嚮往

圓圈圈

有這樣的一部電影：一個女生，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熄滅了，毅然地跑到僻遠的山地——家孤兒院中當教師，和那羣天真可愛的孩子一同渡過她最後的人生。後來她的墓塋就設在孤兒院的廣場上，暮色低沉，那羣孩子在墓前圍成圓圈，唱她教他們唱的第一首歌；時常，這故事令我低迴不已，那首歌更是時常獨自輕輕的唱起來，當想起朋友、家人，以及逝去多年的父母。其他的人不知會不會唱起來呢？應該會的，那個燈光朦朧的夜晚，從電影院冒雨踱過幾條街，涼涼的水珠潑在臉上，大家不是唱着剛從影片上學的那首歌嗎？吉他聲輕輕地彈起，歌聲悠悠地唱起，我們的愛心便在那裏了。

接到遠方的來信：「讀着你們的信，感覺中大家坐成圓圈，在星空下，在退潮的沙灘上，唱起『圓圈圈』，現在圓圈是否能圓起來？大家離得這麼遠，我不相信圓圈已圓不起來，你們的離去，只是把我們的圓圈擴得更大，從這方到那方，像整個宇宙，也是個大大的圓圈。」別離，是把圓圈圈擴大嗎？那麼死亡呢？有人說死亡是完成一個自己的圓圈，那生命豈不是有許多許多的圓圈嗎？是的，所以我們才會為一個新誕生的小生命唱起「圓圈圈」：我們大家把手牽，圍個圓圈圈，圓圈圈得圓又圓，我們並不孤單。

那時是在一個廣大的客廳中，花色的窗簾靜靜的垂落在早上，小生命躺在母親溫暖而安全的懷中，紅紅胖胖的小臉，使坐在身邊的父親疼愛地握着小手笑。那是個靜靜的早上，一班小孩子爲了祝賀小生命的誕生，而聚集在那個客廳上唱着這首充滿愛的歌。笑聲和祝福聲在歌後便如浪潮不斷地覆蓋過來，覆蓋着小小的生命，大家笑在一起鬧在一起，誰會感覺到孤單，孤單的人那會唱出這種聲音：

我們大家手拉手，一起向前走，沒有煩惱沒有愁，永遠都樂悠悠。

真的在那時候，大家就一齊手拉着手，去爬山摘那很遠很高的星星，去海灘擁着漲潮退潮的時光。大家就像一個大家庭裏的兄弟姊妹，永遠互相照顧，互相敬愛，生活在一起，歡樂在一起，悲傷也在一起；多少時日過去，那首歌每次都被唱起，唱起，無論是懷念或遺憾，唱起它也是一種溫暖。圓圈圈，多少人能利用自己的全部生命畫一道完全的圓呢？像那個女生一樣利用最後的愛最後的情，使一群可憐的孩子獲得溫暖、歡笑，最後他們的圓圈仍然是圓的，永遠永遠。而我們也一樣，互相敬愛，互相照顧，真情從那次爬山就可以看出來了，途中有人扭傷了腿，大家都關心地照顧他，直到他的腿傷痊癒，這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事，但這世界上，錦上添花的事太多太多了，我們只是億萬人中卑小的一份子，也只能在小人物群中做別人不願做的送炭工作了。雖然炭並不值錢，但在嚴冬挨冷的人如果收到別人送來的一些炭，整個人生不是溫暖起來了嗎？看別人感激的眼光，是難過又快樂的一件事，謝謝並不能代表什麼，只有那種無言的眼光，是令人難忘的。這個世界本來是很美好的，綠的水、青的山、藍的天，藍的海，世界應該是個大圓圈，人類應該不分彼此，不分種族，大家手拉手牽個圓圈圈，一起向前走，而現在看到的却是戰爭！戰爭！烽火在東方燒起，狼煙在西方繞繞。

而「圓圈圈」這首歌是很適合我們唱的，想起以前的時光，小小的愛心、真摯的感情，那種情境正是這首歌所表達的。每次聚會，從各地趕來聚會的人，多令人感動，是什麼使他們爲相聚一次而從數百哩趕來，帶着他們的笑和旅途的疲勞。那種情形，正像「圓圈圈」最後的一段：

大家快快走過來，一起把手拍，我們相親又相愛，永遠也不分開。

大家相聚，在一起唱歌拍手，拍出唱出生命的意義，有人說知己難尋，朋友也不容易找，而我們一班人，共同爲一個目標前進，互相幫助，互相諒解，許多災難來襲，如果不是同心協力，不是會倒下去了嗎？文學的道路是崎嶇艱苦的，所幸的是我們有不少人在一起走，涉過深水越過高山還是在一起，對着同樣的目標在共同的道路上邁進，我們是相親又相愛，永遠也不分開。雖然在聚會過後各人回去自己的地方，彼此相隔百數十里，但永遠也不會分開的。我們的離開並不是真的離開，我們以前圍起的圓圈，也並不因我們的離開而不圓，我們仍在一起，小小的愛心、真摯的感情仍然使大家在一起。以前沒有去深思這種問題，等彼此在天之一方，深夜掠起那層層的記憶，記憶中的星光、寒夜、流水、沙灘，令人深深的迷戀着也想再擁它。唱起「圓圈圈」吧，吉他聲輕輕彈起，歌聲悠悠唱起，彷彿便回到從前了。以前只曉得「圓圈圈」很好聽，很適合我們唱，如今唱起，才觸及到它內涵的哲理和傷感，大家把手牽，圍個圓圈圈，所有的愛心全在裏面了。

林山樓

淒傲山水

潑墨之三·四月燈

——給楚楚

當 我焚舟，霧開始與蛇的眼神溫存，四月的津渡是圓騰的蠻荒，變奏茫茫黯黯，戰場的靜。妳纖纖指堅定的點亮一盞燈，爲我張望：一枚缺蝶的翩翾，焚舟的輝煌；在轉淒的風裏。

這是四月，水濱盛傳昔日的戰役，遠遠的雁啼大江蒼涼，聖域淒冷，過客的墓碑，草書寂寞的尋訪，寂寞的朝聖。啊楚楚，我的立姿是否鏘然？亦以陽光，以及一千座的城堡，笑說四月是燈：黃昏已隨三月末日湮遠……

八方淒傲，我以一幅煙雨收割昔日的亂花和脚印；歸順日記的陰影不復旋轉，憂悵不復旋轉，天地在淒淒風裏莊嚴歲月的浪意，在我的出發鏘刻千行鼓聲，千行等候。我 慄 然 葵 傾，楚楚，隨鐘擺飛

逸的我的容顏將答我甚麼？紋繡我之名字的雪將答我甚麼？二十六載星圖已霧，睽離的童歌隱約：妳燃燈，讓我跨過一道黃昏，測聽夜霧月圓的步韻。

風雨等我，暗礁候我，隕石以永恆的燦燦然告敲響每一記鐘聲，證實流星的嘆息：一把刀，因鏽死去！啊楚楚，此渡向灰燼也向鳳凰：每一度水音皆響亮妳長江的愛，妳點亮的燈，飛舞明日的蛺蝶，淒淒的四月山水，淒淒的妳！楚楚，我的脚印翠綠秋天的蒼老，風雨暗礁長長的約鏗鏘我的背影，我的感激：禱告在妳燈央，絡繹古典的月圓，絕響的聖潔。

向妳，漸漸昇起的淒淒漸漸昇起我的仰望。楚楚，左岸屬擊鼓，右岸屬耀耀火焰，我在四月水聲的喧嘩中啓渡，牢記：妳是燈，柔柔蓮我二十六載星圖的霧色，月缺的魔法。

●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二時修定●

南葛瓦

昂利南葛瓦今年一月十二號在巴黎逝世，死時六十三歲。知道消息，大概是二十號左右，或者更遲，或者早一點，已經記不清楚了。有一天在太平洋影倉辦公室翻文件，找到一張新近的職員會議報告，最後一段說，湯輒地，影倉的節目編排人，讀一封肯納安葛從巴黎寄來的信，關於南葛瓦出殯情形，及法國電影圖書館今後的存在問題。當時吃了一驚，因為在報章並沒有留意有關的報導，並且，在不久之前，才見過他。

這個不久之前，現在也記不起正確日期了，應該是去年十月罷。也是在影倉辦公室，某個下午，湯輒地帶一些客人進來。湯之交遊廣濶，陌生人及名字熟悉的陌生人出入他的辦公室真是司空見慣，但是這天其中一個人的名字使我馬上拾起頭來。南葛瓦沒有想像中的高大，在我的印象裏，他是特級巨型的，可能是我自己下意識將法國電影圖書館和他混為一體的緣故。他看起來非常隨和，一直在打電話，似乎在籌備映一些溝口健二的電影，而部份定了的拷貝失了踪，正四處求救。我們隔了一張桌子，沒有交談。可能他在抽雪茄，也可能是湯在抽，我不知道。

這是我唯一與南葛瓦的接觸。然而，相信所有影痴都不會贊成，因為去年夏天我曾經在

法國電影圖書館看過一場電影，或者那應該是與南葛瓦更深的接觸，法國電影圖書館是他的生命，甚至，許多人都說，那是他本人。

當然必需講明的是，我也覺得將 Cinmathèque 譯做電影圖書館，就像我大胆把 Film Archive 譯做影倉一樣，恐怕不是最貼切最高明的。只是向來大家都這樣譯，已經習慣了，本來語言就是求人與人的交通方便，只要大家明白就好，不想再動腦筋了。

在電影圖書館，八月十三號星期五，看的是布烈桑的「湖的蘭士樂」。老實講，我是更加喜歡太平洋影倉的，「湖的蘭士樂」也不是我最鍾意的布烈桑，可是當晚的滿足，是多年來心願的完成，除非你也有這樣的心願，要不然不可能瞭解，我只後悔十四號沒有回去看希治閣的「懼高」，十五號一早就離開巴黎。

今年四月初黛芬西莉來影倉，在映完「去年在馬倫巴」的時候，有人問她有沒有留下戲裏白色的羽毛衫做紀念。西莉說：「沒有，不過倒留了其他幾件。後來昂利南葛瓦問我借去展覽，我借了給他，才發覺原來是長期的展覽，一直沒有還給我。我向他追，他說改天做個副本給你。你知道南葛瓦……」黛芬西莉在「去年在馬倫巴」有穿鞋子的鏡頭，她後來在杜魯福的「偷吻」客串，和鞋也有關係。而「偷吻」，第一個鏡頭就是法國電影圖書館，和這些字：本片獻給昂利南葛瓦的法國電影圖書館，法蘭索瓦杜魯福。「偷吻」是生逢其時，其實假如講到內容，杜魯福電影最應該獻給南葛瓦的是「華氏四五—」。你難道不記得，戲結局的時候，書蟲們變成書本身嗎？

讓我們記得南葛瓦。

巴哈·查韻著

李錦萊
何榮良合譯

女子與影子

獻給我所疼愛的

再拿，蒂及羅思

因豐滿了樹林

我生活中的叢林

序

詩歌並不討論一切，也不是寫給所有的人的。它是一位詩人生活中經驗之演詞。就像手指上的寶石，詩歌有如在生長中的人格，玩味着風格、形式及彩色，但是很難能瞭解它的意思及益處。自古以來，詩歌從不驕傲，因為它時常乞討憐憫，它的心時常敞開，它的涵意自然。還有什麼能比得上一位沉溺在愛河中的女人，但她最後却須要投降於巴士克的真——心中自有它自己的藉口，但腦袋却不明白它。當心中突然跌入愛河，投降於真——愛的真，詩的真。

第一輯：

「誕生在憂慮中」

(一)六十九

逝去的年代

逝去的年代

我所認識的詩人

活在兩個矛盾中

徘徊在須要與懼怕

反抗及忠誠

在左邊活在右邊死

你是藝術工作者

長久找尋

在自己裏迷失

任務

六十九年代的詩人

我們是時代的工作者

勇敢有力的喧告

與神一起

改變

法律道德

倫理

自我檢討

人類
循環

離現在的十個季節

我們將面對

在自己內的敵人

懼怕

矛盾

忠誠

虛偽

桎梏

與時代的季節風浪

用一切的厭恨喧告

黑——青——糞——膿

憎恨——厭惡——醜陋——唾棄

嘔吐吧，嘔吐吧

咽喉裏想吐

胸中的星星

銜頭名稱

封建

毛主義信徒

投機主義者

沾沾自滿的

完全

完全

自由

六十九年代的詩人

隨心所欲的說

用一切的驕傲

用一切誇大有勢的

這詩疲倦了眼神

一切藝術及語言

律法及傳統

我們是革命工作者

再見

這輝煌的詩

是一個時代的價值

被強放在我們身上

從那些歌唱的及已死去的

從那些還活着的及我所認識的

再見

記事錄 「給一位大將軍」

一九六九年正月

討論着

子彈，血液與武器

紅色的雲天與糾紛

用黃昏打倒民主制度

所記錄的不單是史實

殘傷的歷史正等待着記載

不是昨晚，今天，明天或後天

昨晚只是個開始的步伐

小男兒跨步成人

認識自己

不管那些犧牲者的名字是什麼

我們全體文藝人靜默

不管那些總理的名字是什麼

覺悟吧，你今天的失敗

不管那些大將軍的名字是什麼

面對一切交戰沒有懼怕

與戰爭討論吧，不懼怕地

在臉上錯綜複雜

有佈告板

地位／與／繁榮

叩打着已開啓的門

走出大門口

找那裏的路

這次任何人需要強迫

一隊將軍祝禱鄉村及城市

米穀廠在武器頂端旋轉

需要任何人寫下它

記事錄：

你是團結的工作者

勇敢的行動

在文藝，神與進步主義中

它的工藝，太空與界線

當在等待着和協中

我們囑咐着這土地

一起帶着記事錄

到革命的台上

一個新的定義

是民主制度

糾紛將到來

與戰爭討論

不擔憂地

亞洲女性的憂郁

我應該再給什麼

一切的真百加花枯萎在爆炸性的熱氣中

所有女性的子宮都被你填了

鈔票

及性病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只剩下我

病菌及破碎的繼承人

你不該再做什麼

在國都旅館內的妓女

她哭喊着

「啊，傑，給我你的鈔票

不是你的 *Japan*，不是你的 *gonoria*」

一九六九

我的眼

我眼中的球兒們

三角的陵形

我眼中的球兒們

這一世紀的眼

一道光芒貫穿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號

七色的彩虹照耀心坎

青

藍

黃

紫

靛

橙

紅

都是光的顏色

從任何討論中所得來的意義

我眼中的球兒們

這一世紀的眼

放射着光芒

因為非常的冷，我們被黑夜環抱着

這一次我們討論擁抱着的白天

與硬的顏我要刪塗

在生活開始於那勇敢中

一九七〇年一月

作者簡介

巴哈·查韻 (Baha Zain) 原名巴·哈奴丁，查拿，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誕生於吡叻州的巴眼拿督。他在沙白安南唸完了小學後，就轉入安順的英華中學和怡保的安德遜中學。一九六零初進入馬來亞大學，一九六三年考獲文學士學位。後在吉隆坡語文出版局從事文藝工作。一九七零年至七一年間，巴哈·查韻進入耶加達的印尼大學專修文學。

巴哈·查韻現任語文出版局文學研究組主席，曾協助編輯 *Kamus Dewan*、*Hikayat Bachtiar* (1963)、*Hikayat Omar Omayyah* (1964) 和 *Hikayat Chekal Waneng Pati* (1965)。他也曾和其他詩人一起出版了以下的詩集：

- ① 直落轟 (Telok Gong) (1967)
- ② 棺木 152 (Keranda 152) (1967)
- ③ 七位詩人的聲音 (Suara Tujuh) (1969)

「女子與影子」 (*Perempuan dan bayangbayang*) 是巴哈·查韻的第一本詩集。從這本詩集裡，可以看出這位詩人的為人與個性的進展。風格與彩色。這位詩人滿懷宏願，要改革社會，用詩人的影響力來創新。從他的每一首詩歌裏，我們可以窺看到他的雄心大志。

溫任平

「黃皮膚的月亮」後記

重閱自己從七〇年到七五年的作品，然後從大約六十篇創作中，選出收入這本散文集子中的五十篇，它們大致上可以說呈現了我這五年來的散文創作面貌。整理着這些稿件，等於重溫了一次舊夢，追溯了一次已逝的記憶，很自然地，它勾起了一些幾乎就要為時間淹沒或沖淡的往事。我的散文往往都是受了某種刺激而引起創作動機的，是發而感興，並非無病呻吟。因此整理自己的文稿，對我而言，已不止是冷靜的回顧，而是翻新了過往的一場人生經驗。那些記憶、經驗，在文字間歷歷浮現，如在眼前。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我從六十篇左右的散文中，選出現有的五十篇，不收入的大多是七〇年到七一年的文字，程度和「陀螺與童夢」伯仲之間，看一篇就可大致窺出其他不收入底篇章的水準了。本來，我的本意是連「陀螺與童夢」也淘汰掉的，收入它，因為這是一篇曾受人稱譽過、甚至與魯迅的作品媲美過的文字，我能接受正確的貶刺，而絕難忍受錯誤的讚揚，收入它，可以讓讀者有機會將它與其他作品相互參照，自己看出一個端倪來。這幾年的掙扎圖強，究竟是我個人藝術的成長，抑是自我的萎靡枯化，讀者諸君自能判斷。

從第一輯的「養鴨」到第四輯的「情誓」，其間雖不敢說變化多端，但我確實企圖去變

過，認真地求變過。從第一輯到第四輯，除了第三輯的「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回溯」性質並非抒情散文，而是敘事體外，其他諸篇雖均屬抒情，但卻並無「一以貫之」的風格，不是不能「一以貫之」，而是我個人不想把自己「定以一尊」。大致上我在第一輯中「夾縫中的小草」開始，是很現代的，很激情甚至很激烈的，有點「存在主義」的味道，深感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隔膜底痛苦。那時劉紹銘在信中勸我「不要迷存在主義，而是去正視存在」，對我頗有醍醐灌頂之效，雖然我沒有因為他的話而放棄了續寫「存在手記」。我覺得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存在，我對存在的看法不是齊克果式的，不是雅斯培或海德格型的，也不是沙特或卡繆的改裝，「存在」一詞在我的引用中並不帶着濃厚的哲學意味。我的存在方式是閱讀與創作，加上閱讀與創作都需要的思考，這三者構成我的精神生活底內容，它正是我存在的反映。因此我在「存在手記」中，夾議夾敘，抒情寫意，甚至讀書節記也不放過，我覺得這樣的「存在手記」或許也合乎一種 *Unique being* 罷。

「咬傷自己的人」可說是我的激情時期的最巔峯，在那一篇自剖式的文字中，我說：「瘦金體的自己，一竿修竹。七紫三羊的書法。他是在進行咬傷自己以保持清醒嗎？回答他的是無聲的日愈凹下的臉頰。」如果這股激烈的情緒繼續高漲，到最後的滿溢，我無法想像會不會生生「以身殉道」的嚴重後果。「在新與舊之間，傳統與現代的邊陲上，他是一隻半馬半鷹的 *Hippogriff*。」「他是一個扁扁的邊際人 (*Marginal man*)，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夾縫的一株死死掙扎着的小草。」我在那段思想徬徨，尚未建立自己的藝術觀的日子中很紊亂，很迷惘，心靈像膠着一塊陰霾，難得有晴朗的一天，那時期我是服用鎮靜劑求短暫的安寧，沒有陷入精神分裂，可說是一大幸事。返顧那一段不正常的既往，心中仍有餘悸。

「咬傷自己的人」是激情時期底總結，這之後，我個人的年齡漸漸迫近三十大關，知性開始抬頭，在技巧上我從過去的寫作中獲得了一些智慧，一些寶貴的教訓，我的所謂「知性的抬頭」，並不意謂感性的壓抑，這在第二輯的各篇中，不難看出梗概。第二輯的作品，在時間上是較近期的，但我的不少篇章中反而不如第一輯中那般「現代」，我較少運用突兀的句法，意象的並置法，螺旋梯般的語言，但我想「散文之現代化」，應該統攝更廣的意涵。

第二輯中的「疲乏的馬」是一個女孩子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這是九月]裏面用到了象徵小說的手法，文中柏油路上的窟窿，軍用卡車等等外象之重現，我不說自己經過店舖，而把店舖人格化，說牠們「緩慢陰森地走過我」，通篇充滿了亂夢顛倒的氛圍，這方面的嘗試，在第三輯中的「夢話」中再度突顯，精神分析學 (psychoanalysis) 的初涉於我啓迪頗大。就我個人而言，這方面的試驗正方興未艾。「一箇全圓」是我在散文試驗中，最富音樂性的一篇。它寫成於我婚後的蜜月期間，所以文中有「我和妳將組聯合政府，而我們的政府沒有辯爭沒有競選。」通篇文章往返重復運用的句子交織互錯成一首交響詩 (Symphonic poem)，而它的主標題 (motif) 是一連複用四次的一句「樂聲四起」。第二輯中還應一提的是最易受人忽略的「山的浪漫」，這篇散文外表平實，甚少文字試驗，但借鏡的是電影技巧；聲形轉位。先由兩個人的對話開始：「就是這一座山嗎？」「就是這一座山。」然後轉入坐着巴士朝山上開去的一段描寫。第二節又是兩個人在對話：「這座山很高嗎？」「我也不了解這座山。以前我沒來過。」話甫畢，鏡頭馬上轉到一群人在爬山。接下去又是對話：「我們是在山中了嗎？」「我想是的。」開麥拉馬上插到文中主角正踏着一塊浮木走過一處泥窪，背景是「密密的樹叢，有刺的野草，交錯的枝樞。」我想我之作這種技巧上的突破，是因為那時我正在構思着「電影技巧在中文詩的運用」一文，現代詩理論的鋒鏑，同時啓發了我在現代散文方面的試驗，可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穫。我的散文的第二個時期或許可謂之為技巧的實驗時期。

在這期間，我也同時分出一支兵力，寫了「窗與記憶」「明信片與詩」「白屋」「燈籠」等篇，為現代詩打氣的文章。原因是有一段日子，我對理路謹嚴，動輒旁徵東聖博引西哲的現代詩論評，頗生畏心。那些文章，作者寫來辛苦，讀者讀來也辛苦，現代詩在大馬仍未繫穩馬步、竊思以散文方式介紹現代詩，尤其是比較短小精悍（可以全都錄出）而又具備獨特性的詩作，對推廣大馬現代詩運，不無裨助。那四篇文章就是在這種意念下完成的。就學術而言，當然談不上高格調，至多只能稱爲是個人的 intellectual exercise 而已。

然後是到第四輯的「黃皮膚的月亮」，我特別鍾愛「月亮」這個意象，我喜歡它的皎潔，那種輕金色底柔黃，它的有圓有缺，缺後又圓；圓月時的滿足，眉月時的期待，對我是一

種良性循環，就形而上的意義來看，它徵示着生生不息，週而復始的過程。「黃皮膚的月亮」因為這本散文集子的書名，絕非因為該篇最具份量，而幾乎全是一個 *thatic* 的偏嗜。這篇之後，我開始愈來愈注意中文字的歧義性 (*ambiguity*) 和伸縮性 (*flexibility*)，而對這方面的敏感我是近乎迷執的。在「暗香」中，我把文中凡是用到「最後」此一片語時，全部改成「最後」，在同一篇中，我把金色的視覺意象與月亮的象徵相互交映，形成了我散文創作史的一個異數。「朝笏」是另一首變奏 (*Variation*)。我謝謝友儕對它們的欣賞，但我實在不敢接受「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 這一名銜，「新古典主義」往往就是「假古典主義」(*Pseudo-Classicism*)。而真材實料的「古典主義」講究均衡，肅穆，客觀，理性，而我的「暗香」「朝笏」無論在語言的運用上，通篇文字的結構上都是主觀的，抒情的，很多句法甚至即興式的 (*impromptu*) 與着重自然流露的 (*Spontaneous*)，它的浪漫趨向至為彰顯，根本與「古典主義」或「新古典主義」無涉，在現代散文中運用一些古典的故實或辭句如「朝笏」「籍文」「古印」「銅香爐」不等於說那就是「古典主義」，我的散文自始至終都是向現代進軍的。至少，這是我對自己底企圖與方向底自覺。這一個時期是我對中文字的可塑性最敏感的時期，這之後，我轉入了諷喻與偶一為之的調侃，「吉隆坡」「會館」「當舖」是前者，「好學生」是後者，我主觀地比較喜歡前者，因為前者是「微言大義」，而後者過於犬儒 (*Cynical*)。

我在「現象界」中嘗試融技巧的多變與題旨的深刻於一爐。現象界的不同片斷或情節 (*episode*)，表面上毫不關聯，其實這些情節可以歸納成正面與負面的兩類，一類是世俗的，一類則反是；前者傾向物質，後者把握精神，這兩種情節彼此對比，而形成對峙之局，這種對峙在美學上可以構成一種緊張，而戲劇性張力 (*dramatic tension*) 就引發了。我還會續寫「現象界」的。

書中的最後兩篇文字「天問」和「情誓」都是獻給中國的大詩人屈原的。「天問」全篇都是問題，一個問號接踵着另一個問號，開而還援引元曲的造句法 (如：「妻無辜，子稚嫩。一個是款款情深把你護，一個是牙牙學語逼你喜，你啊你，你如何壯烈下去？」)。兩篇之中，我私淑前者，我覺得在這本薄薄的散文集子中，如果有三座里程碑，第一座是「散髮

飄揚在風中」，那是建築在詩的架構上的；另一座是文句最富歧義、最引人尋思的「暗香」；第三座則是形式別緻而旨意悲涼中不失豪邁的「天問」。當然這兒所謂里程碑，只是矗在我自己的散文道路上的，至於它們在現代散文的位置如何，恐怕還要待有識之士鑑定，而最可靠的鑑定恐怕仍是時間——這無情的見證人。

讀完了全書四輯的文字，也對自己過去所寫的，提綱契領地略述了梗概，我在審閱的過程中漸漸領悟了一個道理：我確是認真地寫「自己的」散文，認真地為自己闢一條道路的，但截斷衆流，突然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究是一件不可能，也並非必需的事，我雖然力拒張、葉、余三家的影響，說不定影響就在其中也未可知，我想這不是一件羞恥的事。我不是以模擬爲能事，也不可能以模擬爲滿足的人，他們的影子也許會疏疏落落投落在我的身上，但我自付從來沒有一個時候，我是安於站在一塊樹影下，享受着別人植下底蔭涼的。我蘊藏過，也積蓄過，爲的是張皇扇揚，踵爭增華。是的，我是援用過「天問」「惜誓」之名，但對於作爲一個現代揚雄，我是毫無興趣的。

這本集子的大部稿件均由內人楊柳抄寫，就連整理與彙輯的部份責任我都交托給她代爲處理，因爲這幾個月來我先爲殷海光、金耀基、章政通諸先生的書抓住了我全部的注意力，繼又震攝於Max Weber, Robert Michels與Takott Parsons的博洽精深，對社會學、文化學的探頤索隱，已到了欲罷不能的階段，稿件的整理，不得已只好全部麻煩內人「全權代理」，所謂「全權代理」是一美稱，究竟是pass the baby to her 真够她傷腦筋了。七五年六月十二日以來，爲了我的讀書計劃，爲了稿件的抄寫，我們沒有看過一套戲，沒有逛過一次街，倒是一歲半左右的小兒翰恰偶而弄亂了我的文稿，平白地多捱了一些打打罵罵，「災情」不能不謂嚴重。有時我脾氣不好，稿件的整理不盡合我意，我動輒出言暴烈，一定傷透了內人的心，而她一直任勞任怨，細思愈覺愧怍，一併在這兒向她道歉與致謝，聊補內心的欠疚不安。

這本書所以能順利付梓，還應謝謝的是瘧疾兄的督促與忍耐。這本集子我已拖了他一年了，他來信一直那麼溫柔敦厚，只要我「慢慢的寫，慢慢地整理」，對於這位兄長的厚誼隆情，真不是一句「謝謝」可以表達於萬一的。「黃皮膚的月亮」能够面世，如果沒有瘧疾兄的督責堅持，如果沒有內子的鼎力相助，或兩者缺一，勢難成事。誌於書末，是爲記。

R. Z. 雪柏著

瓊瑜譯

納卜瓦訶夫：一八九九— 一九七七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佛拉地彌爾·納卜瓦訶夫（Vladimir Kobakov）是「一個在蘇聯誕生，在英國受教育的美國作家，而在德國度過十五年之前，研究的是法國文學。」他的生活其實是一個不斷遷徙的螺旋，而他的藝術便是他的護照。上星期（七月二日），當他以七十八歲的高齡，在瑞士蒙特魯茲居家附近的醫院因內臟傳染病去世時，他的藝術已使他被公認為下了部份廿世紀最好的長篇小說。其中三部巨著為：『禮物』（*The Gift*，以蘇聯文書成，一九三六年初版）、『羅莉達』（*Lolita*，又譯『一樹梨花壓海棠』，一九五五年。譯按：這本激情與充滿性愛的小說曾搬上銀幕，由作者自己編劇，史丹利·庫柏力克導演，一九六一年發行）與『幽暗的火』（*Pale Fire*，一九六二年）。除了另外十四部長篇小說外，他更寫了數百篇詩作、幾十部短篇、劇作、翻譯作品、評論與關於蝴蝶的科學文字。納卜瓦訶夫也留下英語世界中最佳的自傳之一。一九五一年它以『判斷性之証據』（*Conclusive Evidence*）之名初次面世，該書復於一九六六年以『言談與記憶』（*Speak, Memory*）增訂

再版。

納卜瓦訶夫在蒙特魯茲皇家旅館——他與妻子維拉已在這兒的寓所居住了十八年——編著有圍棋法的書。當他坐在花園裏的長椅時，總要思考昆蟲學的奧妙。他以他高深的語文造詣和文學知識，構設了一個虛構的明鏡世界，並以機智的文字與比喻來沖淡它的嚴肅性。他是個健壯的運動員，在夏天你可以見到他在阿爾卑士山草原上追撲蝴蝶。

在這一一切都狹窄地專門化的年代，納卜瓦訶夫却能以他的天賦看出：「沒有想像的科學與沒有事實的藝術並不存在。」在他自然主義者眼中，這世間具有許多充滿可笑的东西、偽飾品與技術品，它們隱蔽了許多迷人的真理。如果有記者問道，為甚麼雄蝶的生殖器是鉤形和鋸齒形，像酷刑器般的，他得到的是下列雙詞式的答案：那是「高談闊論」。

在自然界，美麗便是動物。這句話在大部份納卜瓦訶夫的小說中是對的。女神般可愛的羅莉達有一副冷酷的心靈。她的中年情人韓伯·韓伯底美麗的感情，被慾望可笑地扭曲。查理士·金波特在『幽暗的火』中提供了不可思議的記憶力，却絕望地瘋狂了，而『防禦』（The Defense）中的棋王——魯津亦然。

納卜瓦訶夫具有自嘲的機智個性。他曾說道：「我從沒見過一個比我的傻腦袋更易能更孤獨，更平衡的腦。」那是一個被革命與戰爭捲沒的文化之記憶監禁的腦子。他於一八九九年四月廿三日在聖彼德堡一個上層階級的知識份子家庭出世。納卜瓦訶夫享有着地地位和富裕，接受的是西歐教育。他學習的第一種語言是英語，由一位英國嫻姆教授。他的法語與俄語，正如他所說，是「在我的護士之膝上——兩位護士，四隻膝蓋」學習的。他的母親對他童年的傾向於詩的努力加以鼓勵；而他的父親——帝俄時代最後的反動年代中一位顯著的自由主義律師——則為他樹立了學識與果敢的典範。

一九一九年，納卜瓦訶夫一家人遠離波爾雪維克革命黨而最後定居柏林，成千上萬的白俄在那兒建立了一種流亡的文化。對納卜瓦訶夫來說，他失去的，遠較被充沒的錢財與田地來得深刻。身為一個成長中的蘇聯詩人，他失去了語言的根柢。這種語言上的無歸屬感在他所有作品中都可找到，而在『蘇聯詩的一個黃昏』（「在我會失落王杖的海上／我聽到我那斑點的名詞在嘶鳴」）一詩中尤為劇烈。

一九二五年，納卜瓦訶夫和維拉·史羅寧結婚，她是一位因革命而逃離聖彼得堡的工業家的女兒。他的兒子狄米特里——現在是歐洲的一名歌劇家——在一九五四年誕生。五年後，這家人又航向美國；在那兒，納卜瓦訶夫很快便感到自己「像亞利佐那州的四月天那樣地像美國人。」他在威利斯利和柯爾奈爾二地任教，在哈瓦特研究蝴蝶，並在『老爺雜誌』和『紐約客』等刊物上發表小說。『史爵士的真實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t, 一九四一年)與『惡意歪曲』(Bend Sinister, 一九四七年)雖然得到很高的評價，版稅却不多。到了一九五八年美國版的『羅刺達』出版後，「納卜瓦訶夫」便成了一個家喻戶曉但並不上口的名字(註)。而在那一代，一部關於一個中年男人與一女學生而琅琅直言性愛的長篇小說，會引起一場全國性的誹謗醜聞，在今天看來是難以置信的。雖然如此，它的狼藉惡名却使它置身暢銷書之列，復成爲納卜瓦訶夫經濟上的致富之徑。

納卜訶夫是個聞名與備受讚揚的人，他發言時很謹慎，但從不猶豫發表對他失根的現代世界底觀感。在瑞士——他於一九五九年遷居那兒——他對粗鹵、庸俗的情感及人工的矯飾亮出了他憤怒的匕首，以解除它們對內心嚴重的迫害，他把它們概括在 Poshlost 名下。在俄語這個字是一種中產階級的習性，它不單是指流行文化的標準與祭酒，同時也是針對佛洛伊德的作品——他認爲它們是一種內在心靈的獨裁主義——而言，甚至也是指龐德(Ezra Pound)的詩作，他稱它們做「那全部的偽真」。在政治上，納卜瓦訶夫自認定舊式的自由主義者，雖然從當代的標準看來，他是個巴克萊(William F. Buckley)式保守份子，他曾建議政府首長的畫像「不應超過一枚郵票的大小。」這對任何思想制度都極有意義。

基於政治因素，納卜瓦訶夫始終徘徊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邊緣。但他却留下了一份比他或能得到的獎遺重大的禮物：那便是他富於挑戰性的、龐雜的小說。它們巧妙地證明了藝術並非一面展示自然的鏡子，相反的而是一塊把未經判斷的事實反射爲智慧與感覺的霓虹底三稜鏡。

(註) Nabokov 的正確拼音應爲 Nabokoff。

● 本文原刊七月十八日『時代周刊』(Time)。原作者爲 R. Z. Sheppard。原題則是“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

殷乘風

激流

這樣流下去是終無了局
給我危巖 給我中流砥柱
我要嘯岸 我要迸裂
不再是細細悠悠的無休無歇了
不是說時間無可奈何嗎
不是說世事最大的悲哀
無可奈何嗎
我滿臉水珠 清涼涼涼
警惕的說：不要睡了
燈亮了一夜
筆在山西風風古道熱腸
訪著誰的窗門使誰也安靜不下

來找你了惜那一點資訊
那一點聲音不再顧忌甚麼
在夢中還有甚麼更真摯的
除了思念 怎也排遣不去
急急要流動到漠到河
到望無際的海追不見的風
發現沒有穩定這回事
選擇了你
就選擇更大的飛躍與起昇
我要上岸
上岸去吧 成雨水

下了一個深夜都不能停止
樹葉間更青翠的是水珠

一顆下地 一顆不肯下地

遙對相思 卻又等待

等待甚麼呢？命運嗎？

命運是甚麼？ 機緣嗎？

機緣是甚麼？

是我不怕世俗

不怕年齡的制限不怕一切一切

去找你

那是情嗎 那是真嗎

那是勇氣嗎

我滴滴答答問了一個晚上

禪房裏木魚聲寂

沒有人睬這些問題

因為是天機

但輝煌的詩朗誦和狂放的歌已教人

不能再潛伏了要超昇為龍要飛虹在天了

才不管甚麼歲月無盡呢

才那麼一次

那麼畢露鋒芒的真情

危巖啊我瀉下來啦

渾水深沉 有無盡的蘊容

有無盡的胸懷 永不溢瀉

永遠在接收 而我不是

我沒有這些

只是狂魔

只是瀑

必須衝決

必須衝決

經過了橋 寬而且長

兩邊是黑鏡 兩列金碧的燈光

以為就是赤壁！赤壁的火那麼紅

燒碎了多少幢巨無霸似的舟船

火焰燒了數千年，還不甘於睡伏

你以為燒些甚麼 問周瑜

問孫權 問曹操

問二喬？

燒了三天兩夜之後

還救出多少人滿懷感感的寂寞？

或者親情友情也是深情

想到這些 我要流得慢些

我要牽掛一些 己身在萬里了

回首呼喚也聽不見聲音

那怎麼辦 歲月悠悠

難道就停止這一生不走了嗎

難道永遠依偎在家的懷中想童年嗎

就把自己變作一封信

一封他們日夜等待的信吧

一封說不完話的信

只有等待了

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弟弟妹妹

而朋友呢？你問我？

劈面的浪花化作雪光千堆

那便是了

那便是了

我東想西想

沒想到另一道河居然就在我身側流動

還打了招呼

把魚和蝦都趕到我身上來

還笑得像驚駭 說要學海

我們便四面八方聚攏成

一道看不見的洪流湧向天涯

天涯就像海角

都是雲霧和迷茫

沒有燈光 我們只好燈光

沒有庇護，我們只好庇護

誰看得透前方是甚麼呢？

是最後被歷史遺棄了

是寂寞的塵土與日暮昏黃？

抑或到了盡頭

一個不小心 我們摔成了沒有根

飄泊零散？

那更憂慮了

我若是乘風

就是高處不勝寒

想情感在最濃的時候

是因爲阻攔

想着愛得最深的時候

是因爲前途渺茫

危巖呢？懸崖呢？

巨石呢？都給我吧！

只要身邊有你

我就不畏懼這些

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初稿

十二月十七日定稿

民族音樂靈魂

編輯先生：

蕉風五月號裏，何焯良先生的「大學讀書筆記」一文中，談到他去年四月十五日讀了許常惠的「尋找中國音樂的泉源」後的感想，看了很令我敬佩，何先生讀書之勤和廣泛，更令我感到自己的懶散，真希望能有何先生十分一的功夫！這是真心話，請別誤會是有意抬槓。

我也是個音樂愛好者，故此提出一二點有關音樂和「馬華音樂」的個人淺見：(一)短信無意討論「尋找中國音樂的泉源」一書，然何先生言此書「不够深度」，似嫌籠統，且「不够深度」一句話，可能使讀者對該書或該書的作者產生誤會，因為該書在我們的社會裏不易看到，因此不論是音樂創作者或是音樂愛好者也無法參考了。

(二)據何先生初步觀察，馬來西亞的華族音樂似乎沒有所謂「民族民歌創作」。……在此，必須先了解「民謠」或「民歌」在音樂裏的涵義，所謂「民謠民歌」是指已存在的古傳的音樂，並非指現階段所創作的，我們只能說「民謠風」或是「民歌風」的創作。好比「唐詩」，現在可以寫「唐詩」，但却不是創作「唐詩」，因為「唐詩」是唐朝時所存在的，否則就不是「唐詩」了。

(三)何先生問是否馬來西亞華族已失去了自己「民族的音樂靈魂」？這句話的「馬來西亞華族」是否應改為「馬華音樂工作者」？況且，既說「失去」，即是以往有過，即使是有「民族音樂靈魂」，然而其成份少之又少，比「馬華文學」少一千倍，甚至一萬倍。又何況經過百多年的失落，恐怕一點都沒了。我們不難想像現在的中小學生，所能接受的是甚麼音樂？「音樂靈魂」何物？

許常惠「尋找中國音樂的泉源」的感情是可理解的，但我却認為我們現在所要尋找的，還不是「民族的音樂靈魂」，而是最最基本的「音樂教育」。打擾之處，在此謝過，敬祝編安！

陳徽崇上
七月八日晨

吳戈編

(六)

台灣現代詩集總目

(1949-1976)

■詩選翻譯

●作者

●集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笠詩社譯

華麗島詩集(日文)

日本若樹書房

一九七〇年

許世旭譯

中國名詩選(韓文)

韓國同和出版公司

一九七二年

余光中譯

New Chinese Poetry

Heritage Press

1960

中國新詩選(英文)

胡品清譯

La Poesie Chinoise

Seghers Editeur

1962

Contemporaine(法文)

Paris

Patricia

中國現代詩選

Guillemet

葉維廉譯

Modern Chinese Poetr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Twenty Poets From

Iowa Press

Republic of Chian(英文)

中國現代詩選

榮之穎譯

Modern Verse from Taiw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台灣現代詩選(英文)

California Press

王靖獻譯

Micromegas: vol 5 No 3

Guest Editor 1972

M.I.T. U.S.A.

「顯微」詩刊中國現代詩專輯

美國省大慶學
比較文學系

創世紀詩社

中國現代詩英譯小輯

創世紀詩社35期 一九七三年

Chi Pang-yuan) 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第一卷

National Institute for

1975

John J. Deeney)

(詩文集)

Compilation

Ho Hsia) An Anthology of Contem-

and Translation,

Wu Hsi—chen) 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pei, Tai wan

1949—1974 Vol. 1 :

Yu Kwang-chu) Poems and Essays

William W. Marr)台灣現代詩特輯

笠詩社

Philip A Pizzica The Bamboo Hat

(詩雙月刊55期)

(非馬與碧奇卡) (英譯笠詩選)

笠詩社

梁景峯選譯

台灣現代詩(星火的即興)

笠詩刊社

(Liang Ching Moderne Jyrik aus Taiwan

(詩雙月刊56期)

Feng)

(Improvisation des Funken)

一九七三年

專集翻譯

●作者

●集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蘊弦譯

鹽(英文)

Horst Erdmann Verlag

一九六八年

Address Donath

蓮的聯想(德文)

Horst Erdmann Verlag

余光中譯

滿田的鐵絲網(英文)

美亞圖書公司

一九七一年

Acres of Barbed

桓夫譯

白萩詩集(日文)

Frank 合譯
梁景雲

白萩詩選 (德文)

Angela Jung

日月集 (羅門 / 蓉子詩選)

Palandri

Sua Moon Collection (Sel. Mei Ya Publication)

1968

709

ected Poems of Lomen Taipei, Taiwan,

and Yungtze)

Tia-Wen Chung

Plateau and other poems

China Post, Taipei,

1973

William Marr 合譯
Philip Pizzica Chaconne

等詩刊社

1972年

Lydia Y. S. Liu

We walk out of The Zoo

The China Post

1973年

外國詩選·詩集中譯本

● 作者

余光中譯

英詩譯註

英美現代詩選 (上下冊)

里爾克詩及書簡

給奧費斯的十四行詩

杜英諾悲歌

李魁賢譯

德國詩選

德國現代詩選

● 出版社

文星書店

學生書局

大林書店

商務印書館

田園出版社

田園出版社

三民書局

三民書局

● 出版年份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〇年

李盈
李達三主編
談德義

黑人詩選

哈代詩選

惠特曼的詩

華爾華滋的詩

狄瑾遜的詩

佛洛斯特詩

鄧約翰的詩

史蒂文斯的詩

莎士比亞的詩與歌

艾略特的戀歌

彌爾頓的詩

伯蒲的詩

康明思的詩

灰毛驢和我

遙遠的海

時間之書

牆內的顫抖

愛與夢

(世界名詩選一〇二首)

兒童詩園

光啓出版社

遠東圖書公司

新亞出版社

弘道文化出版社

新亞出版社

新亞出版社

弘道文化出版社

新亞出版社

新亞出版社

新亞出版社

新亞出版社

新亞出版社

新亞出版社

敦煌書局

純文學出版社

現代詩社

台灣第一出版社

華明出版社

華明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七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八年

一九六九年

一九五八年

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一年

王安博譯

方思譯
里爾克著

丁顯文譯

郭文圻譯

郭文圻譯

史蒂文生著

何瑞雄譯

動物詩集、西蒙田園詩

開山書店

一九六九年

林以亮等譯

美國詩選

今日世界社

一九六一年

林綠等譯
卜納德著

秋舞

星座詩社

一九六六年

松尾靜明著
林景煌譯

御幸橋

中國美術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周策縱譯
泰戈爾著

失群的鳥

晨鐘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孟祥森譯

螢

晨鐘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陳次雲譯
奧馬、開儼著

狂酒歌
(魯拜集)

晨鐘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黃克蕪衍譯
奧馬珈音著

魯拜集

啓明書局

一九五六年

許世旭譯

韓國詩選

文星書店

一九六四年

陳千武譯

日本現代詩選

笠詩社

一九六五年

陳千武譯
高橋喜久晴著

溫柔的忠告

笠詩社

一九六七年

陳千武譯

田村隆一詩文選

幼獅文藝社

一九七四年

郭衣洞譯
趙炳華著

石阿花

中國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劉順福譯

金素月詩選

自刊

一九六八年

孟佳譯

劉成思譯

俄羅斯抒情詩選

勃朗寧夫人的情詩

台灣文藝雜誌社

純文學月刊社

一九七三年

一九六七年初版

一九六八年再版

陳祖文等譯

梁實秋等譯

英詩譯選(一)

英詩譯選(二)

學生英語文摘社

學生英語文摘社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梁實秋譯

梁實秋譯

露克利斯

維諾斯與阿都尼斯

遠東圖書公司

遠東圖書公司

一九七二年

梁實秋譯

虞爾昌譯

莎士比亞著

十四行詩

十四行詩

世界書局

皇冠雜誌社

一九六一年

施頴洲譯

莎士比亞著

莎翁聲籟

凡爾德詩抄

皇冠雜誌社

十月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

一九六八年

葉泥譯

紀德著

凡爾德詩抄

赫爾曼與陀羅特亞

文星書店

文星書店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

葉珊譯

羅爾卡著

西班牙浪人吟

法蘭西詩選(第一集)

現代文學社

大業書店

一九六六年

一九五八年

覃子豪譯

徐斌譯

法蘭西詩選(第一集)

小白驢與我

大業書店

正中書局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九年

胡品清譯

趙雅博譯

胡品清譯詩及新詩選

心靈的十四行詩

中國文化研究所

啓業書局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八年

彭光譯
拜倫著

曼弗雷德（詩劇）

正文書局

一九六九年

桑簡濟譯

惠特曼選集

人人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初版

一九五四年再版

傅東華譯

失樂園

商務印書館

一九六八年

沉櫻編譯

一切的峯頂

大地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

鄭臻譯

風向球

環宇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陳干武譯

韓國現代詩選

光啓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

顧一樵譯

海濱集（顧一樵全集第8冊）

商務印書館

一九七五年

趙天儀譯

黎利詩選

笠詩社

一九六三年

糜之開譯

泰戈爾詩集

三民書局

泰戈爾著

（此書包括漂鳥集、新月集、採果集、頌歌集、園丁集、愛

貽集、橫渡集）

世界名詩選讀

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講義

侯佩尹 周學普
盛成 單子豪

世界名詩選讀

施穎洲譯

世界名詩選讀

皇冠雜誌社

一九六五年

現代名詩選讀

皇冠雜誌社

一九六九年

古典名詩選讀

皇冠雜誌社

一九七二年

遙青譯

羅德馬肯詩集

正文書局

一九七五年

（此書包括靜之羅網、寂寞人

聞、耶誕頌歌、美妙世界、傾

聽暖和平、那影子裏、含愛的、

另一些憂傷)

藥文開譯

Mrs. Carolini
Naidu 著

奈都夫人詩全集

印度研究社

一九四九年

泰戈爾等著

諾貝爾文學獎詩選

清流出版社

一九七〇年

陳文德譯

英國詩歌欣賞

北一出版社

一九六九年

張應來譯

英詩選譯

亞洲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

林峯譯
屠格涅夫著

散文詩

旋風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張忠江選

世界情詩選

世界文物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柳無忌譯

莎士比亞時代

天同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莎士比亞等著

抒情詩

華聯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潘正英選譯

抒情詩

華聯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泰戈爾等

世界名詩萃書

琥珀出版社

一九六七年

王碧琮譯

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

亞洲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

朱湘選譯

番石榴集

商務印書館

一九七〇年

聞璟譯

淚與笑

巨人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聞璟譯

沙與泡沫

巨人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紀伯倫著

沙與泡沫

巨人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希臘荷馬著

利依亞德選譯

正文出版社

一九六八年

葉松發譯
吉布郎著

詩人的心聲

水牛出版社

一九七一年

陳敏華編選

抒情詩畫集

雅典出版社

一九六七年

吳守仁譯
莎士比亞等著

抒情詩集

李念慈譯

雪萊抒情詩選

孫主民譯

海涅抒情詩選

陳仁熙譯

朗費羅抒情詩選

周石崎譯

惠特曼抒情詩選

周石崎譯

萊蒙托夫詩選

周懷國譯

泰戈爾抒情詩選

王一中譯
陳柏達譯

愛的詩畫

藝術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陳一中譯
陳柏達譯

美的詩畫

藝術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周增祥輯譯

世界情詩選(一)

藝術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

周增祥輯譯

世界情詩選(二)

藝術圖書公司

一九七五年

王一中譯
陳柏達譯

獻給母親的愛

藝術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吳富恕譯

玫瑰，玫瑰

藝術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

編輯室
風
訊

■前期的詩專號出版後，所收到的詩稿增加許多，證明對詩作者還有一些刺激的作用，但美中不足的是其中新秀的作品却少之又少。我們懇切盼望新秀們大膽地把詩寄來，一個園地必須有新苗才有新的希望。

■本期三篇小說都很有份量，溫瑞安與葉誰的才華是有目共睹的，寧舟是新加坡的新秀，頗具潛力。

■陳徽崇是學音樂的，他對何榮良的看法提出意見，站在歡迎批評的立場，我們歡迎態度認真的文字。

■李錦萊與何榮良合譯一位馬來詩人巴哈查韻的詩集「女子與影子」，由於篇幅關係，我們這裏只能選刊幾篇，敬請譯者見諒。

■有「藝術便是他的護照」之譽，原籍蘇聯的老作家納卜瓦訶夫上個月去世了。這位在西方响鑼鑼的大文豪，我們至少應有所認識，然後才能進入他的作品。在這裏，瓊瑜君為我們譯介了他的生平。

■最近的馬華文藝界掀起了空前熱潮，在「大馬寫作人協會」進行籌備中的風雨雨裏，大馬華人文化協會亦宣佈成立了各項文化活動小組，其中文學與語文小組，在鄭良樹博士的策劃之下，一口氣推出一系列的文學獎金，我們熱切盼望在這些因素的大力推動之下，馬華文壇能够達致一個空前的鼎盛局面。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10227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94 期 ● 一九七七年八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i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